



03811

凌谿先生集卷第

序八首

送廣東按察司僉事江君之任序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送盛公斯徵長憲河南序

賀憲長來先生漢南平盜班師序

送大方伯周公序 岷臺集後序

送憲副羅公復之致仕序

送給舍劉先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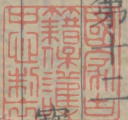
序

送廣東按察司僉事江君之任序

廣東之郡瀕于海者六居海中者一士之喜詩書
樂聲名仕進者至與上國伍然諸番接壤谿洞之
間徭賊居之其性獍悍草伏野掠勢如飄風甚者
逐長吏俘士女取其牛羊輜重而有之以干王誅
按察之官縮印章分五道以糾諸郡邑吏以保釐
一方其責重矣先是天下大小諸司入覲 天子

既申敕吏部舉行黜陟之典屬廣東有僉事員缺

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江君天信往焉命下之日或



凌谿集卷第三

有告天信者曰子起家經術舉江西第一人登進士出守壽州共其職貢簡其稼穡脩其學政讞其斷獄其狀非一也子悉能之今用子之一也子自壽州入斷刑曹凡辭訟之辯笏格之施獄犴之治法比之詳其目非一也子尤慎之今用子之長也天信曰不然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夫刑書之意譬之於禽獸爲藩籬溝塹以有防也擇其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耳叔向且譏之今法有定等而民之犯者不同吏多舍情而徵於法未能權輕重於法之外也甚

凌谿集卷第七

二

者文致而誣服之民不堪命吾滋慙矣或曰子言則然今欲去姦宄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子何居焉曰余不敏請以身爲郡邑先也是故本之以仁恕則民不病陳之以德義則民興行示之以好惡則民知禁然後取其數犯者若防禽獸而加深厚焉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古人制刑之意也余不敏請從事於斯矣夫溪洞之民雖曰獍狎未有撫之而弗懷虐之而弗讐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民論政不首以得情爲可喜而重以民散爲可憂者豈

無謂邪會天信將行曰年之仕于南者相與餞別都門而屬應登爲之叙予故識之將因其言以考其行也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川蜀久罹鴟賊之患其大者雖以次削平而負固者故自若也有廖鵠者尤機警嘗以孤軍嬰我師四面受敵卒冒圍而出奮臂大呼萬衆響應執政者厭士馬罷苦議欲撫之即謾言曰聽撫然出入猶騎乘持戟夜卧不解甲見尊官特倨傲無狀其實非聽撫也問其所如謾言曰願得安插臨江市

凌谿集卷第十

三

縣爲築蓋廬室皆給薪菜鹽豉炊食器臨江人苦之不與地其實不欲得臨江市也會朝廷憫念

總制尚書洪公勸勤不欲久暴于外乃命今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彭公代之戶部主事馬君負圖則又以彭公之薦約金幣給餽餉從事軍中君本洮人雖起家進士尤閑邊畧獻謀畫策徃徃奇中故彭公特深委任焉正德癸酉春始率榆林洮岷諸鎮官軍三千人發褻斜踰保寧出劔門關聯山絡谷徃徃並進適廖黨亦至自臨江市相持于漢綿之間始猶驅所掠羸稚與新附者爲陳我

師獲俘甚多度弗勝廼盡出其所謂老酒者與戰
旣又弗勝遂拔營而去越三日復大戰于綿州諸
將士氣益倍無不以一當百殺傷蹂踐十喪其九
而廖鵠亦斃于群賊我師無傷焉先是彭公之初
入蜀也議者皆云蜀道嶮惡諸鵠出入谿谷捷如
猿猱師不得遽進雖進亦罔有功衆言朋興牢不
可破諸土兵又利賊遺金每追及賊得金輒委去
蜀父老亦患苦且以大師之來爲厲已也公密用
君計排羣議以往首與諸將士約曰無卻進無捨
遺無有獲而不復否則戮無赦故諸將士奮勇先

登所過雖金貨被地皆莫敢顧竟以有功夫謂其
克之難者姑息勝也謂將士之不能用命者沒於
賂遺也今君之佐彭公也令嚴而有義志斷而能
果使諸所爲將士者進亦死退亦死進未必死而
有功退而死則身殄而名滅故人人自奮如此乃
知古之善將將者必出於有斷然後能勝然斷在
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優柔牽制之
士所及也詩曰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彭公以之又
曰洗洗征夫每懷靡及馬君有焉夏五月凱還入
漢南巡撫大都憲藍公命應登爲文錢之應登謂

君之功烈行且有功宗記之大史書之如應登何足云然巡撫公之命不可違也乃書其梗槩以爲序云

送盛公斯徵長憲河南序

吾友盛公斯徵既遷拜河南按察使將行矣一時同官者謂應登曰子與公有鄉曲之誼知公者宜莫如子子宜以言贈之於是應登則難之曰公自長沙倅來僉憲于滇才踰年耳即擢副使尋以事逮繫今來又才數月耳復有是擢迺無太速乎諸君請言其彙進之自也或曰居高者謀卑患失者

防危今之世多全軀保妻子之人儼捷機警善自解脫即不然則又卑陬而詭隨沫濡而姁媮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公迺直節自遂挺然不羣弱冠舉進士爲冬官都水郎即以事忤貴近被械至京師下詔獄窘迫特甚公歐然不爲動其來滇

也械而繫者再焉公猶夫前者其貞亮有足稱者矣予曰固也或曰水之蓄者必長膏之過者必光公自都水徙官于安寧尋尹祿豐旣又判順慶同知長沙其轉徙厄塞動逾歲時憂虞抗隍百撼不搖銓司廉知公迺疏名上請至再始獲今命焉其

所從來者遠矣予曰固也夫子知其守之貞矣而不知其見之豫定也知其伸之難矣而不知其道之不易也語曰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彼遠適者且猶知豫况士之脩身致遠者見之可不早而定之可不豫乎余請語諸君以其自也夫古之君子所以履貞抱潔植節明志其道高出於人人者亦惟有超然之見定乎其豫而已見定乎其豫是故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一惟身之所遭爲進爲退爲榮爲辱爲悔爲吉爲憂虞惟其所安則亦安往而不利哉是則所謂道之不易者

也故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九重之臺起於累土其斯之謂歟公少負重望居嘗以古人自期其所據依一揆諸道有定力矣宜其名實流施而彙進之階有終不得而過佚者也彼擇便而趨見害而怵者則庸悞脂韋小丈夫之所爲而謂早見豫定者豈數數然邪抑聞之因風而呼者聲加疾焉其勢激之然也由公之道以持憲中州剛聽而正斷令行而譽宣中州人當不能久留

天子必將

用公之道以賦政四方宰制天下不但已也勢之所激而道或不終究公又寧無回顧而却慮者乎

是以君子又當思其終焉遂書以爲贈云

賀憲長來先生漢南平盜班師序

皇帝既踐祚之四年承

孝皇考豐亨豫大之

後民佚以康崇極而圯於時蜀有巨寇曰藍廷瑞
鄢本恕者始用父子兄弟相羽翼爲暴亂自後群
盜煽集黨與萬人保寧而北施於漢南阻山負谷
險不可嬰恣意殺掠行道皆梗兩省官寮議曰川
陝重地也不當有盜賊茲蠢不靖悖撓天常吾等
守臣不聞更復奚待亟馳奏之會有 詔切責職
吏跡捕甚急廼以巡撫大臣特寄師旅蜀以西都

凌陰集卷第七

七

憲高公主之陝以南都憲藍公主之總制其師則
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洪公
也維我憲長來君伯韶則又以二三大臣之請奉
命紀功用事軍門凡芻糧供億之費轉戰調發之
謀靡事不任宣勞爲多焉我師既集僉曰姑諭之
降俾毋干天刑迺六年夏六月本恕自率其魁三
十餘人皆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徑趨我壁免胄首
觸地曰願伏辜然其心實來覘我師虛實欲闖其
緩以肆不逞君既覺率衆擒之奏聞戮于市傳首

湖南繇是其黨益震駭作虛聲自庇君乘間密請

於洪公曰無及於變而勦民將焉用之怒其亂而
哀其愚仁者之師也叛而討之服而許之德刑成
矣故洪公用君議卒下招撫之令七年春二月江
津之盜曰曹甫者衆號萬人亦藍黨也聞君威名
遂率衆渡河詣溪中聽撫然猶懼誅復回保寧君
乃挺身即其壘諭以利害曰順成爲滅逆爲否汝
尚自擇便利朝廷豈盡汝戮邪即汝不解行且夾
攻汝矣夫鳥巢於幕魚游於鼎豈久安之道邪甫
用是感泣下馬羅拜各散去人給府牒一紙令歸
復舊業是年三月朝廷用洪公薦特進君按察使

仍往來督軍六月君廼再入保寧指授方畧以戢
以討有忤必劉有降必釋故所至克捷而投戈解
甲之士日以數千計七月十五日全師凱歸我無
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漢中兵備副使邊
君本一謂今日之奏功雖一人之慶二三股肱大
臣協和之休而我憲長君宣勞任事尤不可少也
屬予爲文賀之應登曰夫兵者古以禁暴懲亂非
聖人之得已也獨怪夫世之喜談兵者睹事扼腕
奮不顧生若無能當然一旦大敵在前則首鼠兩
端慄慄如墜淵并其所談者而忘之矣今憲長來

君生平如儒夫口不能道辭迺至臨利害矢心殫力三年不携家彎弧挾槩與士卒同坐起用成仁義之師其對賊數語萬鈞爲摧何慷慨也豈非斷之以義哉夫惟斷之以義則君臣之分明而臣子之職盡矣彼褒顯有功固明天子之所有事非君之所敢望也因書以爲賀

送大方伯周公序

皇帝撫臨萬邦削平僭亂旣八年專務安養與民休息又恐奉法宣德之吏猶事朘削政多上壅澤不下究而脂韋庸流一切因循無所事事謂旬宣

之化莫先於方岳特慎其選焉迺湖廣右方伯貞缺則簡陝西左叅政周公以往命下之日賓寮

胥慶僉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曰余未達爲政之體然公自夏官郎中出叅陝右西守羗隴河湟南打插

漢沔東控商洛其年勞久而功業居多請言公治

陝之政也公秉文敦禮簡易方重人莫能窺其際

是之謂慎明法勅吏無所變更人不敢干以私是

之謂公拊循百姓雖王賦是供而征歛靡盡其力

是之謂仁慎以律躬曠度廢檢者勸矣公以馭官

豪猾武斷者勸矣仁以恤民朘削魚肉者勸矣推

此以宣 上德意通達民隱雖天下可也何有於
湖南之政哉夫曠度廢檢身無所懲故其行邪豪
猾武斷官無所箴故其法做廢削魚肉人無以堪
故其民瘁若是者雖天下不可也豈直湖南為然哉
故君子之為政也慎以主之公以行之仁以終之
知斯三者則知所馭官矣知所以御官則知所以
恤民矣舍是而欲其法之不救民之不瘁吾未見
其能勝者也聞公世居富順家丁數千指皆雍穆
敬順無私貨無異食而恩義井井數世不衰可謂
克施于家者矣公用是以舉政湖南湖南人必德
公將以聞於 天子天子必迪簡之令公宰割天
下賦政四方不啻遺愛於秦旬宣於楚已也應登
不佞將拭目以觀公之所至云於是賓寮胥揖公
曰朱子之言是也乃具供帳設酒脯出餞于東苑
而別

凌巖集卷第三

十

岷臺集後序

洙岷兵備昉自成化丁亥始專憲臣之選中經廢
置正德辛未有 詔復舊於時吾寮長常君承恩
以副使來寄是 命會階州番夷梗化君迺提兵
境上以攻以戢二月載寧然更始之初放失舊聞

迺訪求前人平蕃之政採而行之得其緒餘焉
恐歲久而湮時平而玩後君而至者無所於取也
因集而錄之集首制詞次政蹟次藝文夫 制詞
舉其大政蹟因其人藝文暢其情適其言異欲一
觀諸要難此集之所繇作也昔相如旣通西南夷
議者以爲無益迺著書借蜀父老爲辭以諷且因
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馬遷作匈奴傳具
載其與中國和親戰伐之詳而終于擇任將相後
世有述焉常君錄此義則兼之矣或曰若是則藝
文可少焉愚曰藝文者存乎其人也因文以攷
其人因人以知其政文固不可少也彼相如遷者
非以其文抑安能至今存哉要之覽者則不當專
以其文也

送憲副羅公復之致仕序

雲南按察副使安福羅公復之備兵金騰旣三年
自䟽乞致仕䟽下吏部吏部䟽其生平大節再爲
之請詔迺許之未幾戒行于時藩臬諸公相與出
餞于金馬關之東謂應登曰子於公爲同年且知
公何以言公之行余迺告于諸公曰大丈夫之出
處去就當如是也夫當如是也夫禮有之四十始

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公年四十五
舉進士仕旣十六年而歸方之禮尤難進易退云
夫英爽茂異在古非不可貴也然或輕靡浮率喜
事樂進而於君子長者之道劣焉其操修歷履能
兢兢於當世之法以永厥譽者寡矣詩云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夫君子所以立名砥行以自率其道
所貴遠志宏識以貞確慎固其所得久而用之用
之而怛怛而正以終始其道而不悖嗚呼其真丈
夫也哉予嘗求斯人迺今於公見之公筮仕爲御
史御史風紀之任人或意公甚者公清戎于閩謹

尺伍勾稽之數至于發丁檢牒持之以法而佐之
以情餘無所事事旣而擢僉憲于陝尋改福建方
賊瑾用法苛急人人重足累息或又意公甚者公
益寬簡約平恕法網稍稍解散時延平大火災邵
武賊起人心紛紛穰穰卒賴公以寧民頌之旣又
擢今秩備兵于金騰金騰古哀牢國也地瀕西南
諸夷人性反覆驚悍難制人或又意公甚者公曰
凡今謂頑冥弗靈宜莫若禽獸然卒可馴習矧爲
吾人然所患刺轢誅索以厲之失其性耳乃悉召
其酋長諭以威德俾典法貢賦毋斂凡一切問遺

請謁悉卻不受其首長遠近咸大喜悅震愬祇承
天子威命無敢怠旣三年政成廼今上䟽去云去
之日諸屬吏德公者追而贖之公固不受也夫君
子長者之道之弗表于世也久遠矣世方飾名喜
功用其恣睢健武之道以快心而速譽爲弊已甚
今即公所爲簡以威介以和晦焉而益昭其功非
予所云貞確慎固其所得久而用用之而怛怛而
正以終始其道而不悖者乎然公用其道以完其
身名而卒晦之以歸人弗知也雖然應登旣知之
又惡可以弗告於是諸公喟然歎曰鄙諺云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曷觀諸羅公信夫

凌谿集卷第土

五

送給舍劉先生序

給舍劉先生旣免喪將造於朝留黔中而居者彌
月從者曰車載脂矣何泄泄也先生曰予方欲泄
泄籩居數日從者又曰吉事雖止不忘何鼎鼎也
先生曰予方欲鼎鼎爾或問之故先生喟然而歎
曰柰何遠國族去先人墳墓乎於是應登聞而進
曰先王制禮而弗可過也夫禮也者教化之始而
風俗之防也過行則悖過節則凌過正則矯不及
則廢廢不可也或過焉則矯之以正貴無悖且凌

也是故朝祥而暮歌者廢也既祥而絲履組纓亦廢也然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者斯過矣過不可以爲訓也故曰先生之制禮也唯其稱也所謂稱者其禮之中而民之隼者乎方今

主上富於春秋推賢讓能伸拔英類海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太平先生秉昭曠之志達忠亮之節給事禁垣拾遺左右當必有開發聖聰裨益國是者故海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先生先生何以副海內之望柰何嬰情於國族溺志於墳墓以是爲戀戀邪語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夫忠孝者迺君子居身之所珍聖賢垂世之大訓也先生其勉旃夫泄泄爾則豫鼎鼎爾則逸君子蓋乾乾爾先生曰吾過矣吾過矣夫子之言是也於是明旦發滇陽驛日暮至楊林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三

寶應朱應登升之

序八首

送憲副陳先生內赴序

送盧先生內赴序 蒙化左氏家譜序

陝西癸酉舉人叙齒錄後序

山東鄉試錄序 贈盧倅治水成功序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 駕南征序

送石令之任烏程序

序

凌谿集卷第十三

一

送憲副陳先生內赴序

蘭臯子函表當內赴問行于凌谿子曰前子嘗有是行也馴馬者詢諸牧辯途者資之御子曷言子凌谿子曰夫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也聾者無以與乎音樂之審也闇者無以與乎事幾之會也予何足以言子之行雖然抑有說焉夫凡人久出者鮮不以歸爲樂也外官者鮮不以入國都爲樂也斯二者皆情以志遷者也志樂於歸則經丘蔭焉視川行焉鮮弗槩于中已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此言歸之樂也樂于入國都則過郛而式至

闕而趨鮮弗槩于中已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此言國都之樂也子行矣發足于滇揖諸寮而別
惘如也戾止于閩則沛然矣載行上都則有光矣
謂之曰樂夫誰曰不然夫京師聲利之區而羣趨
之地也多才則忌高名則危厚享則溢是故設地
而望進者市人之見也貞志而約取者君子之獲
也夫世變曷已惟理則定定之不以理則利害形
而志移矣吾持其理以馭其變世隆也吾不之豐
世卑也吾不之下世逐逐也吾不之趨吾修也盡
吾躬而已安能舍己以聽之人哉語曰入其樊而
無惑其名入則名不入則止斯理定之說也子敦
儒而秉禮力行而不程功有定力矣然後守之貞
固固足以幹事出之退巽巽足以弭怨持之恒久
久足以守約執是以往雖上古可也何有於今茲
之行邪諸寮者聞之咸曰博哉凌谿子之言也是
故君子才思抑名思晦享思母盈

送盧先生內赴序

今天下布按二司每歲且暨日南至暨 聖壽節
類馳表遣官入賀惟 聖壽節則專方面一人蓋
禮達于 天子尊莫上焉故有專遣示不敢褻也

惟雲南疆域在萬里外遠莫加焉故行每先期示不敢後也歲己卯春三月叅政盧公鳳翀當以次行公語諸寮曰是役也於予可喜者四焉夫禮莫大於享享莫大於天子之壽詩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禮所從來矣予乃得奉以周旋執玉帛之役叨慶賜之辱以對揚天休此一喜自吾行宦不過家者十年矣勾吳之區寔在夢想迺今牽車理檝萬里于邁瞻彼故丘式燕且寧此二喜夫丘隴不勤報祀不時此孝子之所隱也先墓在西巖里松栢拱矣迺今得以展拜掃之懷嚴芻牧之

禁以妥先公先夫人之神靈此三喜予聞之更事者其慮深涉遠者其識進迺今單車所至怵目警心山川究其高深圖寓資其廣大吾其進于識矣此四喜語已朱應登乃進曰夫喜也人盡公也然公能無有因喜而益思者乎今天子神聖務勤遠略舉時巡之馭聞且狩于代矣公行或不能值俾朝宗之心無以自達此一可念也方今四方多事皇運未謐固謀國者之憂也公數歷中外三十餘年清脩而直亮人推服焉必有引以同升者夫位益高則任益重此一可念也公其圖焉諸寮

者聞之同辭而對曰夫在遠不忘君者忠之屬也
行宦不忘親者孝之屬也先事不忘規者義之屬
也是故思忠則不懈于位思孝則不愆于禮思義
則不失辭于人不懈于位不愆于禮盧公有焉不
失辭于人朱君其庶乎是役也人以爲得贈言之
道遂書之以贈其行

蒙化左氏家譜序

余觀載籍至論次往古明君封建之制未始不三
復竊歎也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以奉法
自全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何其傳世久

入凌谿集卷第三

四

遠哉至漢則陵夷衰微矣夫帝王之待臣下雖殊
禮而異制然必以勲勞功德爲統紀固欲厚其本
根傳之苗裔也迨其子孫驕佚淫嬖忘其先皆坐
法隕命斯陵夷衰微矣今之視昔觀其所以尊寵
與所以廢辱固當知所鏡乎 本朝罷廢封建文
以科進武以功舉其制禮殊異矣獨土官世襲有
傳自千歲餘者顧非以其尊仁義奉法令能蕃衛
中國邪蒙化之左氏以土官世其家其先有世奴
邏者唐貞觀間耕於蒙巍山之下所居成聚遂得
爲蒙舍詔後與諸酋長祭天有異徵人心歸之再

封爲雲南詔已而破吐蕃奉朝請遂有六詔之地
焉左氏之昌邏其肇基也邏之後五傳而至鳳閣
異由異以後譜逸而中微矣元有青羅者始復其
業仕爲順寧府同知尋易府爲蒙化州 高皇帝
兵取雲南青羅之子禾首內附奉職得領九部部
落頃之元孽高添惠叛禾率其部落人爲先登旣
有功迺又招集亡散而歸之農也因進蒙化州判
官迺又以貢職詣闕庭也因再進爲知州禾仕旣
勸傳之伽如禾官伽逮事累朝用命無替當其靖
寇亂從調遣蒙犯險阻斬將塞旗宣勞效忠視禾

有加焉正統初伽從征麓川邊餉告急迺効卜式
之義輸粟入永昌軍得進府同知州猶夫前也無
何麓川餘黨復熾伽奮出爲之赴戰斬級獨多卒
以麓川功進秩知府州猶夫前也會 朝廷錄遠

臣之勞再陞州爲府復以伽涖焉故伽以後皆爲
蒙化知府矣伽之子剛未襲而蚤世貽子琳瑛琳
亦未襲而蚤世且無胤也遂以瑛紹焉瑛遭際承
平無大戰伐功然能謹身率先樸誠盡下下得無
擾又能以其餘力禦寇盜爲民蔽障循行諸寨中
不以爲勞也竟以勞坐寒疾死子銘嗣其官招徠

綏輯境內無盜憂其奉職循理猶夫瑛也積之十年不以勞言竟亦以勞致疾死矣銘傳之今守禎正德乙亥春余以校士至蒙禎迺再拜請曰禎不德遭家弗造先大夫既逝家廟燬于火惟幸世牒僅存又懼其久而墮而氏族淆也無以繫屬先緒敢乞一言叙之余迺語之曰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族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於此乎繇焉故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知其脉皆可以易知也今天下晏謐百有餘年縉紳之家惇尚彞理緝譜牒以原人倫餘風所被遐邇同好豈非仁義之化哉然譜者先民準史而作也史以章往非以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蓋觀祖考者可以自考焉禎世涖茲土信能忠貞致主勉修其先人之業俾弗墜斯傳世久遠矣何有於陵夷衰微也詩曰緜緜瓜瓞此久遠之道也不然則河山帶礪之盟或不能以一二傳而失之它尚何足恃哉故孝子之欲永其先者其尚鏡古昔究其所以尊寵與所以廢辱作鑒戒云

陝西癸酉舉人叙齒錄後序

正德癸酉秋陝西鄉試既畢事同舉者六十五人

迨余既主其會于慈恩寺鴈塔之下而爲題其名
矣許子宗魯又裒諸氏字齒籍次以爲同年會錄
而請余序諸其末余謂之曰同之義何要其終也
期于弗異也已然諸生繼自今同途而趨有遲速
焉同事而謀有利鈍焉要其終也期于弗異也斯
亦難已夫士一也或速而利或遲而鈍遲鈍過數
則有怨有怨則忌生忌生而釁救釁不暇誰復能
同哉故曰要其終也期于弗異也斯亦難已夫謂
遲速利鈍云者中人之見也孟子曰天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者道之正也余於諸生之錄有感焉夫
所謂之同者道焉耳聳善而抑惡疏穢而鎮浮黜
名而責實篤近而期遠若是者雖欲其異弗可得
也如其不然善違而惡從穢滋而浮溢名存而實
亡近比而遠仇若是者雖欲其弗異弗可得也諸
生皆余所甄拔嘗因文而知其人矣又孰能以中
人自待也

山東鄉試錄序

夫古之取士于其德不于其文也周子曰文辭藝
也道德實也惟藝與實斯孔子彬彬之論學者不
可以偏廢焉若要其至則又當有本末先後之差

顧可混無所擇邪自三物賓興之禮廢其後始有
辟舉然賢良孝廉諸科猶之崇質也自九品中正
之法廢其後始置科目至以詞賦聲律取士矣夫
科目本不足以得士迺復求之於辭賦聲律之間
則雖人握靈蛇之珠士挾雕龍之槩亦安所適於
用哉是故科目之敝所從來矣我 高皇以神

武定鼎創建制科首釐此習壹以經義論策爲先
列聖統承率循此道上以是求之下以是應之百
五十年于斯德化遙湧協氣橫流士生其間非先
王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訓不談一時宗公元臣鉅

凌發集卷第十三

人

儒碩學由科目而進者望背接軫相爲後先蓋渢
渢乎盛矣然文盛則實衰固有識者所私憂焉抑
安知所謂崇極而圯者不在茲乎比歲以來競藻
絢而乏雅致務虛恢而湮本根又稍稍出於紆青
拖紫服冕乘軒之流然則士之修于家者云何而
乃鑿其道于用世若此哉夫豨膏棘軸所以爲滑
也而運之以方穿膠弓昔幹所以爲合也而批之
以疏罅惡在乎文之用世也昔孔子贊文王之文
則歸本于緝熙論周公之才美則不足於驕吝至

其門弟子稱其師學則謂文章可聞而性與天道

宰知焉此固聖人之文也卜商言偃皆學孔子者也商之論學不越乎事父事君交友之間而武城之絃歌偃乃以爲學道之用則古之所謂文者豈本末不相須者耶夫今之文亦異于古矣諸士子生長於東蕃首善之鄉漸被乎累朝熙燮之化自少誦習孔子又其鄉人也行將捷春官奉大對服官有日其於用世之文俾華實並茂體用適中必思所以爲之地矣昔太史公過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低回留之而不能去夫仰止先哲過者且然而况產于其鄉尚論其世者乎故余因論文而例之以游夏之文學俾爲計偕效駕之勸云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渟洿長隄委屬南接秦郵甃湖匯焉布濩漫汗不可殫紀北入于淮則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東入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瀦者日以溢焉隄故有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漑可得百萬餘頃爲政者時其蓄泄啓閉之節則漕寡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舶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

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圯于水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十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自丁丑達己卯又二歲復大水歲因以不登於是上下始怛怛然告急矣巡撫大都憲臧公疏于

朝亟請發內帑治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君以職蒞是邦祇載厥事而郡倅盧君廷哲寔董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責焉迺發淮揚軍民築土障闕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充其費以鎡計者七萬日給粟以斛計者萬有者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匠氏以名

計者百迺伐石于隣境之山而致者匪難迺附土于經行之舟而運者不匱迺陶甃于寬閒之阜而搏者寔廣迺捷木于窪泗之曲而梓人獻材百工既和交臂受事既六閱月大功始就焉於是潰竒以湮圯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湍者盪嚙者以安於是居者以嬉行者以游負者以息而耕者芻者莢牧者樹藝者以蕃邑之士大夫長老者積困之餘拭覩茲美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徵予言序之應登郡人也其欣戚之念視衆鈞焉迺作而言曰甚哉水之羨溢爲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

抑洪水漢塞宣防而史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老以爲賢君召信臣浚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皆爲民興利者焉夫爲民興利者固民之所與也今盧君起明經之家而參郡牧之司出環堵之室而任斯民之重始遂遠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膺之順運安行不動氣貌無惴恐以爲之先無德色以爲之後考其所施而程其所至豈豹與信臣可相軒軀邪即二子之功在于開溝瀆利漑田也已未聞其能通挽漕之艘建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比事

凌谿集卷第十三

十一

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民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且與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抑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 駕南征序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亂迺親帥六師討之命少司馬荆山王公以職在軍旅當行已而罪人旣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諸官屬陷賊中者論功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侍從以歸凡畱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宣謀帷幄克

清大憇炳先幾而無智名抑末彊而無勇功休烈
赫矣咸見稱述被之詩歌御史中丞叢公謂應登
宜有言應登江淮鄙人也竊伏草野不臻于當世
之務敢借周爲喻以諷諸執事者可乎迺稽首再
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東國爲洛成王嘗一至焉
至于百工從行其教詔之者無它惟日記功宗作
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爲哉曰配天祀神自時中
又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即舉之曰秬鬯命寧明
禋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狩也而一至其地
褒功行賞末舉也而亟先圖之者何哉蓋宅洛所

凌發集卷第十三

十一

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繼體守成之
要道也事有曠世而同軌者蓋於今 天子觀

之夫金陵我

聖祖定鼎之地也自

京師視

之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
在今日則四征弗庭之時也不當一至其地乎成
王在洛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削平家難
其功如今日之偉者乎周之記功有功於治洛之
事者耳豈有躬服行杖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
勞者乎

聖天子德配堯舜功邁湯武不當以

周成言也至於侍從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十亂

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桓鬯以周公爲之宗者誅
管蔡以安社稷耳今諸臣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
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也 聖天子信賞

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乎夫褒功勸勞
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逆以懲不恪正
紀綱以示無携者則 聖天子今日之歸之所

有事也而昭美彌遠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于宗
周董正治官言其外攘畢而內治修也今日之事
愚安能無屬望于公平公風采節義昭布海內海
內之士傾心久矣應登誠不佞不敢以私人頌之

凌谿集卷第十七
送石令之任烏程序

七

石子宗器擢令烏程問政朱子曰烏程邑繁而倚
郭縣令職專而親民倚郭則上之事不可後已親
民則下之知不可後已夫吾言之善而守聽之固
也吾言之善而守弗聽則疑疑則拒心生焉上之
難乎其事矣吾令之善而民從之固也吾令之善
而民弗從則悖悖則恚心生焉下之難乎其知矣
疑則不達悖則不孚昔田忌伐魏三戰三勝而不
能入齊疑也子產作丘賦而鄭人不與悖也夫令
一也而處於疑與悖之間亦難乎其爲令矣語曰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吾子於此其
慎所趨哉夫謂上之難事也而飾智以啗屈體以
從者非也謂下之難知也而煩令以申嚴刑以逞
者亦非也君子之事上也示之行不示之言其於
民也示之好不示之令示之行則爲上可望而知
也示之好則爲下可述而志也易曰君子上交不
諂下交不瀆其斯之謂乎故孫叔敖弛庫車之令
而高其梱者示之行也西門豹罷河伯之聘而鑿
其渠者示之好也示之行則守無間焉守無間則
等而上之監司庶府鮮有間矣示之好則民有孚

凌谿集卷第十三

古

焉民有孚則等而下之府史胥徒鮮不孚矣吾子
勉之吾子以明經舉于滇旣司教吾庠學修而行
端志大而趣正八年之間諸弟子員凡經吾子指
授者皆勃然知所嚮往可謂誠而能動者也孟氏
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吾子有其具矣善斯道也雖天下可也奚烏程之
足云吾子勉之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四

寶應朱應登升之

記八首

石崗記

高氏大宗祠記

臨安兵備題名記 栢臺遺愛記

虛亭記

對竹軒記

迎恩記

娛永堂記

記

石崗記

往余在留都嘗謁叅戎沐公于中山王之里第當

凌谿集卷第十四

一

是時日其容秀以舒與之語谷乎其若虛已而經
徑乎齊乎栗乎而將有執焉者也別十三年迺再
見於永昌始而目搖焉倏而心下焉既又矍然而
如有所失焉迺喟然而嘆曰廣而不宜直而不倨
止而定塞而深踰昔觀矣方求之而未得所據依
也間以扣之迺言曰吾以中岳名字希甫者取人
以則也號石崗者象升以昭義也所據依者或止
是耳予曰若是殆石交者哉天其或者欲厚公之
資以崇其基而降之重任迺爾也不然奚有於是

邪夫瞽遠者昧近蹤談虛者多窾言窾言無用固

不如親違見者之言之真切顯著也迺予嘗遊宛
洛之都觀周南之遺風而探中嶽之勝矣請爲公
侈言之夫轘轅之坂黃帝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
禹之所鑿焉若廼鎮以太室之阜表以熊耳之山
底柱右峙九河東阻四時蚤暮七曜運行靡有忒
度此天下之大觀固壯士之所企慕願樂也公即
企慕願樂遊矣往而闖之拾級而趨聚足而升鮮
弗至矣諺曰勿眡其步先眡其趾此善喻也然則
公之他日表四方奠中土者余莫之究竟矣雖然
抑跡矣跡而求之則所謂石崗者固塊然者耳未
足以振心而廣智也塊然者公奚以之也夫詣遠
者未有不遺其跡者也累土者未有不崇其基者
也公以元勳之胄統承先王世鎮茲土厥基榭矣
要石崗之所至又何以膚受而曉承爲也貞固以
植其體靜重以養其德蓄而存之以秘其異靈時
而行之以達其變化審曲而勢以具四方之瞻則
太室之崗卷而懷之矣彼塊然者公奚以之也石
崗曰有是哉願子志之以銘諸我心

高氏大宗祠記

朱應登曰是爲東浙高氏之大宗祠也夫是爲東

浙高氏之大宗祠也夫夫宗以篤本廟以收族祭以謁款田以供事世以別序會以輯恩茲其久遠矣夫高辛氏之族蕃傳曰世濟其美保姓受氏世不絕祀范宣子所云死而不朽者也故族廣者親合親合者勢強勢強而財賦生財賦生而禮教行矣語山者先崑崙其脉崇也祭先河而後海重其源也矧人乎哉粵自封建之制廢而宗法隳矣宗法隳而朝廷無世臣矣朝廷無世臣而流派衍支庶析忠義微矣是故論治有體曰惟立勢立勢有要曰惟萃渙萃渙有統先以屬恩屬恩有禮先以

睦族睦族有本先以合宗合宗則聯異聯異則統尊統尊則嚮順嚮順則可使故宗法之立聖人以厚天統也脩人紀也定邦本也明世則也別生而分類秉禮而恢復也是以君子明尊親之節叙彝倫之典識大公之道正經國之體嚴嗣守之誠立肇脩之準恩可以溥世不弛於其遠義可以昭系不豐於其昵法可以繼往不沿於其習力可以宣孝不詭於其訓章胤祚也其胄彌以賢訂規則也其制彌以精紹先業也其德彌以恒徵世慶也其澤彌以昌是故君子者國之表也事之極也其

道修於身其行尚於人祖宗作之子孫保之詩云
猶有典刑言可繼也書云昭乃顯祖示能守也惠
澤浸淫號流無窮毘國善家豈不躋歟夫大宗小
宗之綱也繼別而始立廟而祀制服歲以衰舉事
而必咨有君道焉所以一衆志而定均節也迺今
惟高氏行之君子曰高氏之祠體式備焉合族有
祠時盥薦也祧祔有倫序昭穆也祀田有租給供
饋也會計有人防侵沒也亭榭池館之勝侈雄觀
也名賢翰蹟之富表文獻也歲時伏臘靡弗至歲
重本始也會享酬酢靡弗序焉燕毛髮也耄倪遐

凌谿集卷第卅

四

遠靡弗識焉禮遇數也憂喜慶吊靡弗繫焉情睭
周也蓋自宋太尉公瓊之後從南渡來至高輿者
自世公始構祠置田以倡大宗者自新七公始增
葺而潤色者為華亭大尹公拓地而繕材者為贈
光祿卿述菴公嘻高之系其久遠矣夫逮今我大
中丞公文武忠孝克壯其猷用能敷聞于時以光
顯于國家於是迺祗承前人之休載為乘書以俾
為高氏之子孫者世守焉樹祖德昭聖典張國維
尚風教美之而述是言也

臨安兵備題名記

臨安兵備昉自成化己亥前都御史端毅王公疏
于朝始專憲臣之選蓋其地隣於交法宜防又諸
夷襍處也時竊發焉當事者欲草薙而禽獮之顧
其勢或有不能欲一切束之法彼非狃然而噬則
歛然而往矣是故必有專設斯可制也必有久任
斯可信也信乎則疑不蓄疑不蓄則上易通制定
則法不姦法不姦則下難犯此備兵之職要莫先
焉先是憲副新淦何公純奉命首戾斯土其道貴
簡易佚蕩守大綱寬小過或有警則乘其未滋指
的而中之後發者始惴惴然恐矣故臨安人稱善

備兵者必首肯公嗣公而至者踵相承也有沿革
焉然道不必同同歸于治法不必同同歸于善是
故城墉之治哨垣之葺胥於此焉出也是故衛兵
之訓戍卒之守胥於此焉出也是故廨宇之繕學
校之興胥於此焉出也是故糧糗之裕寇盜之弭
胥於此焉出也斯蓋所謂久而孚孚而而定而成
者也何公之後代者且六易顧題名則闕焉正德
丁丑山陰吳君廷言以良二千石遷秩至端操而
敏蚤作而暮思不暇給矣旣三年兵政聿修迺考

索故牒得累任者氏名謀載

謂應登有分地

之責屬爲記之以告諸將來余嘗謂題石之設公署皆有之本非以勸賢也而其道寓焉夫士之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不屑言中人之政恒什八率資循格冀以勞得代去即已抑孰知身去而名題又何可泯也夫兵備有保障安養之寄有教令等威之制民望之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而又自阻以絕民望不亦悖乎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卹者非才而闇者也求爲有名至多事以厲民者負才而矯者也闇與矯胥敝矣應登旣謂題名有勸賢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爲戒繼今以往稽信表實不有徵于茲石乎夫志烈之士曷甘以中人自阻也

栢臺遺愛記

巡撫雲南大都憲弘齋洪公旣膺簡命進南京大理卿將行矣滇之耆庶日詣臺下請留已而知其不可留也迺相謂曰公母去滇公當去滇嗟我小民熟且全於是滇之學士大夫曰民之愛矣又相與爲詩文以歌頌公公退然不居也謂應登曰巡撫何愛可遺邪應登曰不然夫善爲治者平其政不悅其民善言道者行其身不干其譽是故民不

悅而自懷者誠之積也譽不干而自集者信之孚也夫民情喜怒哀愛怨愛惜罔不與上應譬之於草木其發榮長育罔不與地方應也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夫謂應之者其心願也違之者其心不願也世焉有不願其心而能獲其應者乎公來滇既二年行慎而諭令嚴而不激可謂能平其政矣履道坦坦求福不回可謂能反其是矣是故能平其政則爲仁民之怨懟失實不愛其上者無有也能反其身則爲誠民之詭隨無常不信其上者無有也

仁誠並進必不妄說人不違道以干譽則爲禮民之好尚凌絕不順其上者無有也由斯道行則民仁愛我誠信我禮順我皆其應也焉有忽於其去而謂其戀戀者皆可以僞爲哉此可以知遺愛矣昔召公治南國人愛之及其終廼作甘棠之詩夫古之君子其爲政也恩結于民心光于王室其終也百世頌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而况及其身乎即公雖惴惴不自居而滇之耆庶則人人知愛矣柰何辭而避之邪吾聞大理民之司命也今世僞日滋人多覆德以奸于法然非

其性也公能由斯道行則遺愛之在留都將不啻
於滇矣應登職忝文業異日倘有聞當復爲公頌
之

虛亭記

方伯素菴許公治第于成都之里將俟勅而休焉
第之後有地百武闢爲園肆然而闕也園之中爲
軒三楹蔽以灌木東西偏植竹數百个錯以花卉
絢爛交互固鬢鬢然繁矣軒之後有亭峙焉亭後
垣限於隣其前三面又洞然空也有虛受之道焉
因名之爲虛亭客有間以請者曰夫虛之云者迺

凌谿集卷第四

八

機事之窳而物之窳也虛亭之義將謂其延納羣
牖生息庶品足以資遊觀之槩乎抑別有指焉而
非吾所知也請言之公曰縷乎吾之人之情也變
乘乎其事止隨乎其寓明發乎其見夫情也者抑
之則鬱擴之則闕限之則滯宣之則通吾懼吾之
鬱也於是乎以紓吾懷矣懼吾之滯也於是乎以
蓄吾見是故紓吾懷則支可怡也蓄吾見則識可
進也於吾身有補焉抑吾因是亭而進于理矣夫
室虛則白谷虛則應籟虛則風激之鳴水虛則衆
流滙焉此理之固然也昔文惠君觀解牛知養生

張旭觀舞劍知草書夫解牛與養生相懸也舞劍與草書不類也然視之若一伎焉者意誠虛則通通則跡不足以蔽之也故曰不虛則不能通迺若堂坳之水置杯則膠者以其不能虛故也東郭氏有大瓠實以石漿則溢者以其虛有止而不能通也非真虛也夫虛與通恒相爲用焉故曰吾因是亭而進于理矣凌谿子聞之憮然而歎曰虛之時義大矣哉周子曰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焉况其凡乎夫虛以之察理則其視不悖以之受人則其聽不違以之盡下則其情必達以之體物則其德必周公執卑而正情察邇而容衆蓋將因是亭而進於治人之道焉何啻于其身邪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蔽疾夫所謂納汙蔽疾者即虛亭之說也然則公且進于不已也客曰有是哉請以是述名亭之義

對竹軒記

貞石鄧子以使事涖鎮遠所居之署後負山有隙地竹叢然生也因芟薙榛莽宣導繁穢爲軒其中以自適焉凌谿子過而問之曰子何取於竹也貞石子曰有斐之章致美于衛武檀欒之賦見述于

枚乘古之賢哲率於竹乎取焉茲亦何過哉自吾
遠朝紳出國都嚴工虞之程服行役之勤矣止茲
土且四年矣蓋縷乎其勞且勤也又荒遐之區終
鮮文物嬰心拂慮寡與少視蓋窅乎其爲聞與見
也夫勞勤久則勩勩則怠心生焉聞見僻則隘隘
則褊心生焉吾懼吾之怠且褊也故恒因是軒以
與竹伍可以暢情可以寄目可以娛賓可以免俗
夫竹昔人喻德於君子焉吾且與君子爲徒矣所
得不已多乎哉凌谿子曰子之所言者外也而非
內也跡也而非理也吾請廣子不盡言之意夫竹

凌谿集卷第四

十

有君子之道四焉充其至則裕如矣是故其中虛
則足以受人也其外直則足以幹事也其節固則
足以執德也其材良則足以利用也故能受人則
疆復自用者鮮已能幹事則啣濡苟同者鮮已能
執德則澶忍弗競者鮮已能利用則巨小不適者
鮮已充竹之道曷有旣乎貞石子韞然而笑曰子
之所言進于理矣是吾意也雖然微子曷足以言
之也傳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請志子之言以終
身焉作對竹軒記

鎮守雲南內官監太監史公先是嘗奉命出鎮貴陽也廉靜夷簡省身約已無邊幅之節無前丈之饌暇則取古史觀國勢成敗當其憤悱時仰指天俯畫地意勃勃然若欲有爲每臨池習書水爲之黑此外惟究心閭閻疾苦惟恐民堵弗集也貴人安之都御史陳公元吉迺䟽于朝曰貴陽古鬼方也崇山綿亘鳥道湮鬱無坦途人皆盤跚而行若登天然所產多剛木勁竹鏤鐵毳革即有田數區皆磽瘠多石子僅藝麻菽瀕水可植禾無他產饒利地即無三日不雨雨則毒霧蒸晦尋丈之外莫

能辦焉其民懷急喜持刺走嶮巖如鷲遇有苛歛即馳入山壁空室廬先是鎮者無所資取迺掠武臣金武臣懼無爲償也出俸應之故武臣無千金之家無已復掠土官金土官懼無爲償也哀諸土酋應之故土官益貧惟史某至得不擾今武臣有給矣土官得襲代矣請更留之三年以安貴人䟽上

帝聞之曰嘉哉宣誠畢命以奠夷服以無憂朕心嘉哉迺降勅獎諭未幾復移鎮于滇滇人素厭苦前鎮者之偏也得公至益喜爭持牛酒勞麾下悉卻之曰無以戚吾民也民益大喜其廉靜

夷簡不殊在貴陽云夫朝廷視窮荒絕徼之外若神州赤縣然恐宸聰之不加也故遣貴臣鎮之今公受帷幄之託迺能宣誠畢命以奠夷服以無憂帝心顧作鎮于神州赤縣者或未之及焉謂非積養之至邪使天下之作鎮者舉皆不擾如公則天下之民舉安矣迺宸聰所不能加者雖神州赤縣不亦有可憂者乎吾故記迎恩之事以爲肉食者規且并以爲溷人頌也

娛永堂記

余讀稽康養生論未嘗不病其說之難也康之大

凌谿集卷第四

七

意謂神仙可以學得永年可以力致其言曰悠悠者既未効不求而求者以不惠喪業蓋亦自計其難焉夫先王之於老也厚其養以佚其身樂其心不違其志是故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禮莫備焉祝餉在前祝鯁在後愛莫尚焉肆設之筵亦授之几樂莫至焉凡若此者類以娛悅其心也傳曰老有嘉惠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其謂曰嘉惠曰永錫云者非娛悅之說乎夫清虛淳泊獨行也忽名棄味介志也忘歡遺生苦節也靈芝醴泉異貺也充康之論在永或然而娛則有間矣即永矣娛矣

何臻是之寡耶此余所以病其說之難也吾舅氏
良沙翁以娛永名其堂客有謂應登曰翁有平田
廣業又多賢子孫家饒圖史戶列琴書芻豢取贏
於高廩孝敬恒溢於几杖巖巖冠服得之素封其
子曰韶筮仕春官陟岵興懷循陔思養修身慎行
期以孝聞是可以娛矣又翁年八十眉龐齒鯁素
髮飄飄聞見無損於聰明升降不愆於禮度舉膠
庠養老之賓書郡縣乞言之史是可以永矣翁之
致此無乃達呼吸吐納之旨洞形神表裡之際庶
幾叔夜之論而增畎會之益者乎不然何及此也

凌谿集卷第四

七

余曰不然有爲之生明者所未覩也無前之慮智
者所難圖也翁知道者豈妄意於是哉吾有以語
子矣翁質直而惇行愿而恪心恒而逸體裕而安
天直德之榦也敦則不渝愿德之圃也恪則不墮
恒德之守也逸則不盭裕德之度也安則泰而多
暇由斯四者皆永年之道也又翁能積而務約已
之奉厚施而薄責人之報與人交坦然不置城府
愛憎一過不棲於情晚節更樂閑曠退居一室以
引以翼修然寡營若是者率足以致壽也夫意適
則多娛德修則有永翁之所從來者久遠矣今當

尚齒之朝行踰既耄之年服安車之榮膺祖割之
養皆翁所荐及者也又何必涉希靜之途望難應
之報如康云云者哉客曰微子之言吾何以知翁
然則翁真知道者乎此可以祛世人之惑矣請錄
以壽翁并以爲斯堂之記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四

凌谿集卷第十四

十四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五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雜著銘頌贊箴對二十首

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讀景武昭宣元成功臣外戚恩澤侯表

讀古今人物表 讀曆律志

讀二忠祠集 卮元

方湖銘 續齋房頌

元君贊 瑞兔贊

毛學授贊 毛隱君贊

凌谿集卷第十五

詹先生贊 李氏婦贊

克己箴 復禮箴

定性箴 事天箴

荆山對 濯菴水月主人對

雜著銘頌贊箴對

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語稱文以時異信然哉東漢之文去西都未遠一時作者率皆質直闕深而微婉寓焉得諷道矣時使之然也觀高惠高后之功臣表所稱杜業之說即使固爲之亦何以加是哉自餘雖蔚宗諸人皆

擬之固鮮能儷也

讀景武昭宣元成功臣并外戚恩澤侯表

初高帝之約非功臣不侯著在甲令所以爲後世

防也自周呂呂后建成釋之封高帝孝景始欲侯

王氏皇后自弓高顏襄城桀龍皆從之封文帝景

帝始欲侯降者自平津丞相之封武帝而宰相畢

侯于時廷臣雖有守約而爭者竟莫能勝此豈其

勢然哉所從來者漸矣周呂建成以有功不論然

潞子之爵春秋所書申伯之恩大雅攸載後世勞

臣寢廣得據爲例而世主好尚又各不同執之所

在孰得而撓之哉故功臣之外別有所謂外戚恩

澤者皆得列云

讀古今人物表

讀古今人物表

固所撰古今人表序爲九等可謂博采然揚摧失

當中多違舛張晏所指其失未免猶有關焉夫黜

罪泥于下下者著逆也而田恒則列置第八崔杼

則列置第七抑大宰誥於末品者刺淫也而叔

魚晉人則列置第七優施晉伶則列置第八是

非失實不信又如叔梁紇之賢穎考叔之孝左史

倚相之博通皆邈然中下之後不與賢者齒它如

是者姑未殫舉有可例推以此顯善彰惡勸戒後人難矣師古迺云墳典陳亡師論分異諸子紀傳序說不同要亦爲固解釋而無所取中者與

讀曆律志

律曆之來尚矣固所爲志皆取義於劉歆未之深攷歆在元始中號通曉鍾律故班氏多舉其辭然歆之論又出於太史以互有沿襲豈遷當元封七年奉詔治曆改正朔以閏逢起攝提格歲據夏時順水德之勝又方士都唐闕落下雜治之後歆得演其成說更爲推法邪然遷分律曆爲二志固乃合之爲一蓋

凌竅集卷第五

三

以律起曆

如云律容一篇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義則然耳夫律

曆所以通五行八正

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

之氣七政日

星二十八舍

二十八宿之次舍

之分十母

甲乙十二子

以下之支于以作事厚生而三統之紀禮樂之制出焉

何以不攷也後世書亡太史失職不能推本

天元以承統運迄乎音樂廢缺閏餘垂次機祥無

所於統而猥曰五勝之推當相續不絕豈知本末

者哉余姑筆之以俟有志者消息云

太史公所志二十八宿與

今曆不合以建是爲斗注爲柳濁爲畢留爲昴與狼狐罰三宿俱未詳意鬼井背之別名與餘並同

讀二忠祠集

朱應登曰余讀二忠禎集至禕臨絕對脫懷慨
數語及雲從鐵知院數輩行誓死不胡服辮髮迺
廢書流涕曰嗟乎英英哉二公也方禕被拘幽憂
窘迫既四年雲疇屨載旌旄顏孿膝與豺狼伍事
無此最悲也迺至此咸英英如一時亦良難哉夫
元孽自擅不討之日久矣二公使命在國冠之上
義不可辱不可辱則有死無疑昔秦繆公用區區
智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况以

皇

祖始造昭神武率俾四海廣韓寧之運豈能晏然
置夔夷後命不問哉二公之死禍所從來矣語曰

凌谿集卷第十五

四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死曰善道者謂死不愧耳
二公誠篤信之士計使時即無脫脫鐵知院折辱
或道死名湮沒不少概見何憾而身名俱存即長
生百歲至今日不衰亦何預二公事哉况由今日
以至百歲之後直朝菌夕露然又安知非昨之速
絕邪惟忠義在宇宙間磊磊落落後天而凋三光
茲二公之所以不死云

毗元

宋毗元夜醉歸詈其兄元之子甚厲元偃卧若弗
聞人意其恚也已而元卧元出數其子曰力作苦

穀良艱乃易用之邪而叔恕而不箠將遂箠之衆
止焉朱先生聞而歎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於亢何
尤獨溺於愛者以醉尤之也自世教衰禮樂廢雍
睦之化不達於天下故雖學士大夫之家愛鮮不
溺今乃得之蚩蚩之吐吁其可歎哉若元者曷嘗
學抑其性然與感念達曙

方湖銘

懷由內致理可近譬惟方斯直湖因以名爰申
盤几之意作方湖銘

淵淵方湖維懷之隅靈曜中涵奧壤外瀝有美哲
人世協厥居肅如齋如截如威如鑿彼顯則以昭
永圖敬義旣立爲德不孤永言眎之文析朱疏永
言守之于祀弗渝

續齋房頌

洵美童侯溫儀有執叶出牧茲地克樹政業法度
顯明惠化流洽叶惇弱寢起彊右見掣叶天眎靡
遐瑞應斯捷爰有靈草耦莖連葉產於內中維月
有燁吉士占之謹按圖諜曰侯之德服此休燮示
言謙冲利往攸涉

元君贊

道爾有邪孰秘爾靈謂爾無邪孰見爾形鬢髮榮
綃霧縠施綖揚蛾轉眄倚嗟其顛何如混沌之區
玄默之里蛻化隱見道超成毀視身如遺歸根復
始邈然元君孰眡其趾

瑞兔贊有序

癸酉孟夏校文茲土登士于庭寔簡其良爰有
玄兔亦旣戾止意態閒雅心竊異之昔揚震用
而鱣集韓琦進而雲見蓋瑞不虛應物無偶致
因作茲贊以風多士云

彼玄者兔在帝之隅爰降于庭其貌孔舒自稱丈

大凌翁集卷第十五

六

人釋褐以居月德顯瑞金精表符曰有彥士爲國
之華叶歌此爾置嗷彼守株我聞瑞應自昔有諸
朱日游漢赤身謝淦至德通玄靈和感殊中山之
後族以氏疏羅而獻之 天子玉除拔毫彙進
天下同書

毛學授贊

貌古而臞體安而舒精研藝籍飽泳道腴始呈輝
而鳳覽終戢足以鱣居膠庠四遷允矣師模俎豆
具陳衣冠儼如青氈三十年不辭其敝牙籤三萬
軸或侈其餘觀桃李之旣實及柴桑而自娛若先

生者可謂聞鄭玄而興起慕陶潛以爲徒者與

毛隱君贊

於昭先生靜嘿幽玄遠跡燕雀之羣退藏神龍之淵羣情逐逐吾方被褐而懷玉衆言詹詹吾且塞兌而閉門傲容羲皇之上寄心由許之前齊上士之高軌軼在野之遺賢乃若庭有令子案有殘編啓絕韋之緒餘闔撤臯之正傳上以厯

天子

之錫命下以表鄉閭之德旃迨所謂毀方而瓦合破觚而爲圓者也要之雖有鍾釜無厭葵藿雖有章服無棄林泉振百世之高風考五福之終年此曼倩之所稱大隱蒙莊之所謂才全者與

凌谿集卷第五

七

詹先生像贊

維貌有容維服有章維神閑而韻爽維膚柔而骨強維耳爛以端眦維髯修而外揚相公之表似矣或未究其中藏迺若德山峙而靡移量淵渟而未央遭時則鳳不及栖擬用則龍莫能伉霖雨尚期於歲旱柱石有待乎巖廊此公之蘊不可以涯涘窺而同時進者徒罔敞而望洋者與

李氏婦贊

維女子有行弗越門裡苟井邑之旣殊奚外言之

是恃抑宗族稱之辭無溢美鄉人信之行無致既
家有餘慶福履昭只沒有良嗣世祀歆只彼夫人
者可謂無忝於所生無憾於既死者與

克己箴

百爾慾邪淵如谷邪謂不我溺者孰邪

復禮箴

理慾之途厥反如掌彼去者日以微而進者日以
長神哉化機一來一往

定性箴

於皇生人有性有命命豈性殊道外無性棄爾耳

凌谿集卷第五

自惟心是競心一而安履道斯定

事天箴

抑而知天邪而孰知而心之天邪匪天其天而心
其天則萬物咸備而中扁泰然于嗟乎大賢

荆山對

東平之原有山隆起勢高而趣幽巖壑特異是爲
荆山今少司馬王公生焉公旣貴敷歷中外致位
通顯而茲山之勝不能一日忘且爲號以識思而
以其文屬諸應登應登曳拱而問曰公奚取於是
哉公曰菟裘粉榆非人情乎吾將老焉以子之文

志之應登張目而不敢對執筆而不敢下徐而應之曰士欣於所遇言取其適當是以亮勤于蜀楊顥奏記度忠于唐韓愈從事建國家之至計憂時變之所急言不偉與而公方屬我述丘園之本志陳一區之梗槩鄙人無文不能言此也公曰子惡知之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故代馬依風越禽南枝重土思也自予之居茲山也今四世矣植休發祥山或相之而予去茲山者三十年山不負子而予負山山之靈其徯我乎予惡能忘焉以晦茲山也應登笑曰是所謂逐其跡而疑其影者也公

不聞乎崑山出美玉見爲琬琰琮璜瑚璉珪璧者皆玉也其田名曰玉田徐州之谷有山雉羽具五色司常取之以爲旂檀旗旄旌節旒旆之飾其山名曰羽山南海多美珠副禕追衡冠綏履綦之屬咸賴之其厓名曰珠厓夫物須地以生也地不以物名與且荆山之在齊魯間自有堪輿以來未之顯也一旦毓靈孕秀以鍾于公而公之出也得其磅礴滄鬱者以爲文得其巉巖萃律者以爲節得其巍宏曼衍者以爲功英聲茂實衣被萬類天下儼然具瞻信宣父之允禱知申呂爲岳降舉手而

額之曰是爲荆山王公也是爲荆山王公也若此者公尚以爲晦耶今欲老而就之以示不忘固矣公曰然則予將終忘于茲耶易有嘉遯之說何也應登曰公無以易言也用易之道宜莫如周公而不以之明農何哉方今蕃服不共庶衆亦勞

天子惟公與謀海內惟公是依闡紆謀猷殫竭惠資吾恐赭荆山之地不足以濟天下也且烟雲魚鳥之在于山者孰能負之而趨乎公悟而頷者久之曰子姑爲我志茲山焉可乎應登曰可出東平之郭三十里東指岱嶽西亘于河桃山濟水螭蜒其間泉甘土芳林木蔚繁是爲大司馬王公之鄉關之何名其名曰荆山

濯菴水月主人對

濯菴主人生長京師厭垢惡紛足履於豪奪之區耳接乎騫卑之聲思深雪以自振旣以清而自名其往也恐昧於持循而明德或間也爾乃扁濯菴以昭志託水月以見情客有疑而問之者曰竊聞之君子之取譬也則當而達人之大觀也無窮故洗耳而飲犢世雖有巢由之高而無補於揖讓之池巖居而川觀世雖有伯夷之操而何預於武成

之功與夫詠滄浪之歌沐浴上之風考澗樂以兢
爽歌月露而修容是皆潔身自高遁世無悶者之
所爲也故謝莊未顯假月賦以自見柳子旣廢樂
愚溪以永從若是者豈得已哉今主人弱冠能文
章三十舉進士致身於唐虞之朝列名於周官之
史上以應法象下以肅帝紀內以昭世烈外以宣
化理奉先覺之往訓遵新民之遺軌裘冠承精白
之休攬轡起澄清之志其名流施而罔殫其出日
新而不已蓋自御史出守河汾及今總憲關隴廿
年于茲矣顧號不足以稱名物不足以狀德嬰碩

凌谿集卷第五

十一

人在澗之情儼賢者避世之跡竊爲主人不取也
余曰子知其末而未識其本也曷觀之水與月乎
夫水陰象也其涵渟演漾不及乎九淵之深則不
足以鏡萬物月陰精也其朏朧盈溢不麗夫九天
之高則不足以照八垠故善言道者必觀諸物理
而欲新民者必始於自新今夫人日行蒼莽蒙犯
埃滓日中而暘流汗被體偶清流之在前必奮迅
而洮頰故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然彼
知濯乎外矣而不知濯乎其內也知潔其身矣而
不知潔其心也故因物以思義者爲履道之域觸

日而警心者寔進德之機若主人者蓋以皜皜者
爲終身之敬監昭昭者爲後覺之依歸子何得而
過之客曰子言則然吾竊笑其迂夫心者神明之
舍而理慾之趨也馳心於外或累年而不得反諸
其內則一瞬而有餘故文王用之乾乾大舜以之
孳孳參乎守之以約回也終日如愚皆用此道也
夫月之光在天水之澤在地其遠去於吾身或千
百而倍蓰如子之說蓋將決性命於議擬求道德
於形似徒冥搜而旁觀昧近裏而著己豈內外賓
主之辯澄源端本之始邪余曰子知其體而未達

其用也天道淵嘿月則宵明地道沉潛水則流行
至隱難見在顯可徵君子法之以象其形左圖右
書前規後箴其箴伊何動察靜存其象伊何水月
之精遵彼顯則以相厥成是故水與月者隨寓而
顯寓目而呈探之而益顯測之而愈深迺周誥之
所以作鑒湯盤之所以著銘者也故宣聖以匹夫
而爲百世師頌其道德者不過曰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如客之言則彼二者何預於宣父之聖
而後世以爲美稱也哉客乃逡巡降階下氣修容
揖而謝曰微子之言吾誰與從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五

凌谿集卷第十五

十三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六

寶應朱應登升之

碑誌行狀誄哀詞祭文十二首

有明文林郎監察御史周公墓碑

徐從易妻朱氏墓誌銘

有明朝散郎吳君墓誌銘

明故太學生鄭君墓誌銘

明故武德將軍章侯墓誌銘

有明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朱君狀

王使君廷瑞誄 朱徵士哀詞

凌谿集卷第十六

祭楊封君文 祭李憲長文

祭亡弟七郎文 祭陣亡某指揮文

碑誌行狀誄哀詞祭文

有明文林郎監察御史周公墓碑

御史周公出按雲南卒于官既歸葬于其鄉之二

年維揚朱應登迺始輯其事實為之碑碑曰公諱

熊字應文其先為澗之長興人 高皇帝時曾

大父諱敬絕驍勇好讀春秋左傳識陣法嘗從軍

西征時帥嘉其謀畱為叅軍迺遂家關中云敬生

成成生清世有隱德誼行聞于關中人關中人咸

言周氏世善慶宜昌其宗當在其後之人已而生
公哲靈甫七歲即知誦習比長有大志嘗讀書嘆
曰士固弗爲天下用邪迺成化甲辰關中大饑人
相食公計食朝夕不贍不可以勞尊人貽之憂迺
盡家貲往糴于商山之陽往復輸委籌量徒跣數
百里荆棘橫刺踵流血被地然又不能忍諸其里
之人人相食也會戶部尚書李公某受 詔命來
賑關中迺又畫救荒七策踵門獻之李公大賞異
亟行之活數十萬人旣弘治乙卯領鄉薦明年第
進士公曰茲可以有爲矣始以進士監通州倉日

收粟數十千又能以餘力祛積弊除之一時聲稱
翕然已而除蜀富順令富順故號煩劇不易治然
邑又大水災牛瘠死甚公悉召邑長老遠近諭之
曰若等可以亡牛廢耕邪其募牛耕即不得生牛
以木牛可乎畧依倣古制制機軸如水車狀兩岍
用二十人牛身自行邑又喜健訟亡禮義公又益
廣學舍教邑子弟歲時置耆英飲會飾賓介衣服
疊爵歌雅歌雍雍愉愉居久之人右毛二者又久
之市井揖讓暮年訟不至庭其市井小兒歌曰教
化三異周令公亡何以治異等被召擢御史公即

手疏上八事指切時政缺失辭意慷慨時

孝

皇帝方傾意治道得之遂置諸袖中既半月始出納五事焉有言遼東屯久蕪者屯故常有田歲久遠往往沒入諸豪貴人弗存即檢之人又憚諸豪貴人莫敢問獨公毅然請行按故圖檢實出其諸匿田畝數萬弗憚諸豪貴人也比還上深嘉之明年巡按雲南乏人執政者疏其名請之上曰是前出匿田周御史邪非此人莫可使也公聞命即上道凡雲南諸官寮故以其地遠在萬里外率用法羈繫不得盡公曰吾知吾以御史法來按

雲南不知爲雲南也一切舉黜讞獄輕重悉委諸法不貰一時諸官寮望風股栗至則有解印綬去者隴川諸酋長弗靖公往撫深入人言隴川地多瘴毒近夏癘熱蝮蛇蠱生多感觸人公行不辭然卒感觸大困病卒於昆明官署年才四十有七云卒之日太華山雷鳴滇中黑氣二日公美姿容性倜儻大度嘗聞朔方多事輒反關曰虜首不足得也著邊疆要覽七十冊兵家樞要二十冊未就妃王氏生男子二人長仲仁舉進士授鎮江郡推有還器次仲義亦業儒仲仁以其友何棟狀來謁

子爲之碑義不獲辭迺作銘文曰遐哉周宗聿開
聖皇贊兵翊謀有來關中世德旣騰云莫與京乃
公岐嶷曰施四方馱足負糧上書告凶謹呼更生
大衆若崩司我蜀民木牛治疆亦有禮文而塾而
庠而讌而歌人用弗競法冠巖巖 帝嘉朴忠私
益考工惟豪貴疆撩首扼吭達于 帝聰于滇有
來秉法奉公直義信眉貪靡望風率兵西攻螻蛇
蠹生霧雨山川露中以亡于夫失聲日匿山鳴厥
旣首丘亦有餘慶及于子孫于躬于翔席休發祥
永世弗窮惟公服勤於昭有光于千萬年爲世之

程

徐從易妻朱氏墓誌銘

朱氏諱應祥寶應人爲江陵知縣補齋公訥之季
女出嫁爲同邑徐乾健之配以正德三年十月七
日病卒其弟應登于時爲戶部郎中聞訃慟哭旣
爲文詒弟應辰祭而遙哭之會姊夫書來云將以
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姊於縣之東郭俾銘其藏嗚
呼尚忍言哉應登幼時與弟嘗從姊投書事之如
嚴師當其恩禮所到雖終此身莫能報也今已矣
又可以無言哉姊之始爲女氏也端操寡言言必

擇辭與伯姊應禎同得於家庭見聞通小學內則
尤閑式禮度吾宗于指無外內無不稱之旣筭歸
徐氏事舅氏與繼姑萬隆家人之道雖米鹽細碎
靡不勤意念值偶乏至脫簪珥無難色諸所服御
雖極珍愛必與姊妯共之不恠故夫族無卑尊無
不宜之性尤聰警嘗與伯姊夜績忽燈穗熒然下
垂取紙占之曰申旦有人持物來體則圓中洞然
空下承以物上可控此何祥也比明則有惠竹火
籠者父謁選時一夕語吾母范曰使吾夢可據父
當得東南隻字縣後果拜鄞令姊少日嘗見父所

爲詩輒自叅悟屬句有可誦者然終以非女子所
宜事諱言之故今存者惟親誕有懷及得應登登
第報二三章耳若是者雖所親亦未知也歲辛酉
忽病左脇下有積物狀如杯然無妨食飲節心易
之今夏病乃大作體中俱臘脹庸醫誤投以宣泄
之劑勢轉劇遂不起距生爲成化癸巳十二月八
日享年財三十六耳嗚呼慟哉父旣謝事與吾母
家居應登留南署懷歸未能方寄聲吾姊時時省
慰膝下奈何一旦降酷如是邪悠悠蒼天難與爲
理病且革子肇號戀其側張目語之曰兒勤讀書

以昭吾志遂瞑其令終不亂如此噫若吾姊者豈
獨一賢婦人哉銘曰行之淑矣弗貸其死心之愛
矣弗庇其子命也奈何于嗟乎吾姊于嗟乎吾姊
有明朝散郎吳君墓誌銘

正德丙子春三月廿一日日始旦朝散郎吳君寢
疾卒明年季冬月在歸邪日在甲申遺孤元祐始
克襄葬事先期謁予銘君雅善予予旣不逮君死
迺幸逮君葬何可以不銘叙曰君諱禮字中節世
爲寶應人曾祖輔文祖彥清父福寧皆隱弗耀然
息財而薄享積而能散固罔弗耀也君少穎拔性

凌谿集卷第十六

六

資峭直不屈髫時即孝友善文辭旣游邑庠益淬
于學邑庠與游者咸下之旣又就試南京南京士
來試者衆寡喁喁又咸下之於是君名始翩然翔
矣弘治丙辰歲君嬰福寧公之憂哀毀至骨立憂
旣復常勉卒故習曰吾無以報吾先公惟博學以
昭志以閑吾先公之業其在今日乎其在今日乎
自是每讀書必至夜分鷄鳴輒振衣起日以爲常
云然數就辟試終不獲一第迺歎曰是命也夫是
命也夫吾今可以已矣迺吾又有先人田負郭焚

枿破封縛落浚渠樹穀刈芻勤心作苦可供伏臘

燕享夫蓼蟲食苦而甘其志恒安也斤鷄之飛不
踰蓬蒿其爲逍遙一也迺吾今復何爲因自號爲
蓼庄云蓼庄云者喻習茶而知時也奉毋祔孺人
以篤孝聞行年四十二貢入太學居無何念母老
不自克即上疏乞罷歸旣得請授朝散郎許以
終養人儼之唐何蕃或曰何蕃五年而一歸吾觀
之吳生殆猶過之中歲家益饒或勸之豐其屋君
曰非其制樹之不當非其有居之不安然采椽塗
簞吾弗能爲也綠督豐約之間周墉而提室以豫
吾親吾意也會堂成祔亦謝養君子曰禮有之歌

交谿集卷第六

七

于斯哭于斯吳生其知禮哉所居當邑之衝邑長
老耆舊與士之賢而有文者嘗過之過之輒驪飲
至醉君又喜從邑長老耆舊與士之賢而有文者
飲也飲愈數數猶益敬人以是多之醉則課兒子
元祐歌蟀蟋魚留諸詩熙熙愉愉洞視浮壺罔弗
樂也然竟以飲致病視者謂宜飲藥公乃蹙然起
而嘆曰子奈何以腐鼠而嚇我邪吾已具棺飭槨
待期而逝無能爲也竟卒享年六十君生於景泰
丙子三月二十一日計卒之年月支干俱值異哉

子男二元祐元祐女三長出嫁爲國學生刁儉妻

二亦各適士族十葬于三里溝之原從其先府君
北次云朱應登曰鄙諺云人貌榮名信夫曷觀朝
散郎狀不及中人斂華而弗施曷使人高其義不
忘如此哉可謂獨行之士矣使其得一第策名而
效用平津臨淄之遇何足數哉何足數哉銘曰川
盈則流澤蓄而承天雨不降澤氣將焉升吾嗟澤
兮道有廢興

明故太學生鄭君墓誌銘

正德己卯春二月太學生鄭君如淵以謁選上吏
部號泣牽毋裾視不能仰已而別去踰月舟行至

凌谿集卷第十六

八

汶上會暴病卒同行傳生敵者爲之市棺手自斂
飯含結絞雖變起倉卒而衣襚畧具焉蓋是年三
月九日也又踰月以其喪歸於是鄉隣遠邇聞者
皆驚悼累日不自定又泣下不止也君修容而清
聲軀幹甚偉於相不當止此又其心坦然無町畦
不錄人過事親孝每食甘脆必懷以歸爲母遺偶
出遊暮歸必玩弄於母側如嬰兒母病常夜中籲
天祈損年以益壽母蓋自失怙時迨今且三十年

孝誠如一日不衰性能睦族爲鄭氏之宗者累數

百指無長老卑稚與之處皆雍雍愉愉庇之恐遺

餘力平生善與人交疎豪跌宕畧畧畔岸家有酒
漿客至輒飲之無論貧富雖緇黃賈豎野醫農種
之夫皆懽洽如故故悅慕者日益衆焉義能赴人
之急有丐以喪病之不給者必賙之不以貧自解
嗚呼余未深相理然由前所言斯數者則君子所
難也苟有一焉亦足以庇其身施及其子孫君旣
兼此數美迺享年無遐又不獲沾一命且客死嗚
呼天豈誠未可知邪抑君適遭其厄難以理譬也
君諱本姓鄭氏如淵其字也世爲寶應人大父謚
父愷皆世濟敦厚積其餘遺之君君少警敏不羣

弱冠遊邑庠肆力書史提學御史山陰司馬公試
其文謂有風雲鸞鶴之氣期以少年得雋自是聲
名暴起後乃九試於有司竟不獲一薦丁卯以貢
入太學太學生爭來師友之名振六館君尤精畫
格意興所至吮毫染素縱其所如而橫斜偃仰靡
不各臻其妙評者謂其纖穠如黃昌老勁如吳仲
圭有得其尺幅者藏以爲寶君爲詩取適志不規
規於摹擬然中多警語可諷若此豈亦暴天者之
忌邪君卒之明年其母周孺人亦卒又明年辛巳
十日得四月十六將葬君於東郭之墟并啓其父

之窶偕周孺人而合葬焉女兄應禎謂其弟曰而
姊夫且葬而能無言以誌其藏邪於是應登泣曰
是在我何敢辭因誌其生爲天順壬午距卒之年
得壽五十八云君娶楊氏先卒繼室朱氏即吾姊
也生有二男三女男二長器廩于學宮娶冀氏次
直亦能讀君書聘杜氏女二適施讓茹謙一許仲
氏子尚未笄孫男女各一男曰箕孫女曰成女俱
幼嗚呼君家世善慶積而不饗於君可悲也然則
昌君之後者其在二子乎其在二子乎是宜銘銘
曰田之臚臚植以嘉禾有獲有傷其理則那積善
斯慶有慶斯延謂延伊何祿位永年慧而寡年巧
而無位天乎人邪孰爲之厲天定不爽人定者強
最哉二鷗行矣翱翔

明故武德將軍章侯墓誌銘

侯諱綱字景福其先爲浙之寧海人從曾祖諱贊
者以靖難功授淮安衛後所正千戶無子以兄子
諱禮者嗣是爲侯之大父父諱瑛以才望稱逮至
侯皆以世廕相承襲焉侯生而端雅重遲不爲兒
嬉四歲失母哀慕號泣如成人十四爲郡學生有
時譽後以廕當襲遂擲筆而進曰文武並用人顧

所自樹立耳班生何人予非夫邪縮篆視事一軍
肅然已而聞于本軍長官其本軍長官咸器其能
也舉署鎮撫獄蓋獄鎮撫獄者凡五年已而又
聞于總鎮臺帥諸公其總鎮臺帥諸公又咸器其
能也舉以董率綱運蓋董率綱運者凡十有二年
於是侯名藉然矣大中丞絳州陶公滄洲張公山
東叢公孟公都督郭公陳公毛公顧公今宰相邃
菴楊公皆略勢分爲引接焉嘗捧臺檄督運之江
南人有懷金賂遺者侯笑曰吾舟中惟圖書此何
物邪謝而卻之故學士蘭州黃公諫其先爲淮人

有孫貧旅食于淮侯諗知之亟趣左右易衣食納
入家塾俾與已子同業大司馬蘭州彭公有詩紀
其義季弟綸亦抱才藝嘗不利有司則曲示溫語
譬喻綸無子以已子志嗣綸死哭泣傷慟撫其寡
幼彌篤其廉潔好義性篤友愛如此侯長身豐頤
言辭有章其交與飲人以誠其愛禮士夫悅文學
也甚於渴飢每對賓客飲讌壺矢六博引滿舉白
笑語移日襟度溢然時值昌運其所負韜畧秘
不一試人亦無有知者嘗以五月五日僚佐集飲

會射侯時年已六十馳騎拽矢三發三中觀者愕

然始知侯騎射之精也侯年六十有三以嘉靖乙酉三月二十七日終于家配陳氏繼配任氏有男子四人長黼倜儻雄雋廕侯秩次散亦有文次憲次燾女四一適寶應仲廉訪子承毅一適楊綬一適周丕一在室孫一茂實孫女四以卒之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湖南石橋之原應登與侯俱爲仲氏之戚又嘗主侯家知侯最詳故銘銘曰文奚弗庸嗣其先武奚弗功惟時之恬吁嗟兮將軍疇其信之以銘鐫

有明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朱君狀

愛登集卷第十六

十一

正德丁丑夏六月應登以職當內赴道出湖南時湖廣按察副使朱君亨之將趨辰沅遇余於武昌相見驩甚既累日始別別三月聞君訃大震然未之信也又三月有司以其喪歸迺撫棺哭之會其父中憲公以葬日告屬爲之狀嗚呼應登忍無言以狀君邪君諱嘉會別號麓湖亨之其字也先爲吳人有以武功顯于元者賜田在寶應之界陶溝洪武初高祖武略將軍華美因徙家焉曾大父文淵官綿州同知謫鄞縣簿大父仲明仕爲貴州司獄卒于官父孔華國學生君旣卒迺就封爲中憲

大夫汪西廣信府知府蓋在朱氏之先世占祿籍
逮君始益著焉君少甫知學問即深領解又美姿
容人多爲游聲譽故名稱歛起年十九以尚書薦
于鄉二十上禮部不值退居南雍迺發書陳篋屈
首誦之期年洋洋纒纒然於義無忤也歲壬戌舉
進士第試政御史臺間語諸同試者曰今之豪士
每羞言刑書豈謂其拘文而劇意邪夫文深者苛
之屬也意忌者忍之屬也士即無苛與忍之患而
失刑之患則鑊錮傳體鮮不搏已然則刑書亦何
可少也迺又發諸刑書相與誦之剖悉疑隱如畫

甲子除東昌郡推當道者少之試以難決之獄君
目披案牒口鞠辭手握筆判之無停讞又罔不當
其情民有李氏女訟其父匿亡夫所寄金事無左
久不決君集諸逮者詰曰焉有富女而誣貧父邪
其人愧服出其半償之有以女爲某氏之童婦者
無何亡去女父訟其壻翁以姦私事捶殺女君察
知有隱狀購諸它尼寺得之一時以爲神明聲溢
旁郡旁郡獄咸願之朱推官曰即非朱推官不直
也尋以治行徵進兵部職方主事已巳轉員外郎

庚午改監察御史奉 命清戎畿服畿服戎故號

難清所逸即豪猾能輸錢者即卑弱無輸錢苦獨
存君屢疏其便宜獲允壬申出爲廣信太守先是
盜起姚元洞始以剽掠爲奸利後羣至數千人擅
自號攻城邑取府庫釋死罪縛連逮廣信君乘間
單車至郡募民富者出粟爲資貧者城守急則習
戰功緩則勤作業省一切繁辭令令毋喋喋而佔
佔民有衣赤緋長襦縵朱纓爲賊陰事者逮捕之
又募窰坑土兵出賊不意擣其虛賊由是稍稍引
去明年賊益大熾突出信境掠衢歙流毒數郡迺
上疏言賊勁不可制請益兵又請罷諸路斂會

朝廷遣大軍壓境上君匍匐於芻糧兵馬間事賴
以集而民以無恐功寔多亂定歲大侵復疏蠲民
租得十之七又發公帑賑之間見郡長老問之民
所疾苦得十餘事一切報罷勝行之至如免商摧
抑供饋斥鹽利輸之常平卹流民復其家信之人
能戶說焉三年以績當上考功民遮留之不得又
請于上官留之不得迺立石頌之丙子冬擢副使
飭辰沅等處兵初之武昌偶病中熱不洩召醫治
之旋已至常德疾再作亟馳還武昌欲疏以病免
走書迎中憲公會疾革不能待復留書爲訣竟以

死蓋丁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八君母鄭氏封
恭人以哭君過傷後一年亦卒妻娶同邑衡氏先
卒贈恭人繼淮陰田氏封恭人側室王氏子男一
元學衡出也有至性君病時嘗羹股肉以進娶范
氏爲禮部司務韶之女君卒之三年迺乳孫君少
以孝謹聞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爲御史時當出
按廣東不欲行請改授得清戎畿服或曰按職重
君計迺出其下邪曰吾母在侍誠不能遠離也過
岳陽偶乘他舟行舟忽風與母舟相失因大怖且
日相見跪伏持母裾且泣曰兒即衣襁褓持鋤耨
奉母周旋不差今相失邪遂決意歸女兄適儲少
宰柴墟公與之游且久意愈恭柴墟公物故又爲
之立嗣紀綱其家若君者可謂彬彬然質有其文
者已迺竟以天死未大厥施可悼哉可悼哉應登
故君同年友且知君敢掇其行爲狀以告諸執筆
者

王使君廷瑞誄有序

正德壬申冬十一月十日大河衛潛菴王使君
卒嗚呼哀哉夫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有布衣
匹夫之人取予以時而息財富智者太史氏有

取焉君迺慕卜式之高義悟曷倍之大隱解體
世紛究心藝苑使家食餘力國屏貴爵可以爲
難矣然又能絕甘散積施及閭里使貧痾者資
投匕之起陳齒者遂復土之安淮之閒士待以
舉火者數百家此豈非肉食者之所難即帝鑒
不遠謂宜壽之何如神靈殲我吉士卒之日春
秋才六十一嗚呼哀哉人孰無死惟行是咨惟
我知君辭以誄之迺作誄曰

邈矣使君厥系自吳冒姓纂戎于淮之都計準增
筭蹕踊化居孰賤而棄孰貴以趨修之十年累貲
鉅萬野有蹲鳴家饒肥腴處泰如約知雄守雌所
居皆徒誰者見遺雅行德義奮繇直道何究弗圖
何施弗早上書助邊慕式朴忠 天子嘉賚授

以素封雖乏爵邑亦崇祿秩結駟連騎埒名朱芾
以末致饒用本守之以武立功用文持之畏榮好
禮炳幾達命未老就閒先事辭聘庭敞卉石牖列
圖書亦旣超曠無適非娛君有至性不學而知夙
夜靡寧永言孝思孝思伊何施及宗族若葉附幹
罔不雖睦宜爾婚媾禦爾寇暴夏渠渠收檐無
告匪直也人亦篤友生一諾爲重萬金爲輕田文

之門食容維旅屠釣緇黃靡不托處捐楚賻貧卜
地理齒亦有醫藥濟其天死准人德君君不自有
退善讓能舉不挂口猗歟使君既富且仁宜逢介
祉以迪厥身冥漠報施胡魯斯義愍而不弔降此
凶戾哲人其萎衆罔不惻矧我知子及子送終嗚
呼哀哉死生常理達士殉名我誅以辭亦孔之榮

朱徵士哀詞瀘人朱德嘉父

日吉兮時良祖載發兮中堂天慄慄兮黃埃風蕭
蕭兮白楊俯奧壤兮開兆域表題湊兮昭德友朋
送往兮如疑素裳臨穴兮淚霑臆高不見兮蒼天
深無極兮重泉碩人兮速化慨景範兮幽玄寶之
山兮峻峙瀘之水兮迤彌居人奠兮斟酌之行人
過兮仰止彼高深兮不可于也念彼碩人亦可歎
也允顯令子發其潛也百歲之後又誰爲寃也

祭楊封君文

惟公肇生世德既崇有開必先啓慶自公粹美之
資本乎天性既學既修益暢華聞迺登顯第迺歷
大行專對四方王命是承視學湖湘載揚文教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文可華國佐以默淵學可潤身
持以撝抑強仕未幾即懷退托高風難追果忘無

却大勇共怯大智如愚較其所得終始弗渝歛此
大惠施于孫子寔篤其光寔繫其祉其子伊何太
師少常其孫伊何狀元中郎一門三業蟬聯貴盛
其未顯者德業亦炳家靡素封科不乏賢孰曰眉
山專美於前閒居燕溫大烹以養上卿服命天
子所貺惟公壽耄澤在四方元化旣調皇運以康
惟公云亡邦國殄瘁袞職有缺少師去位公生也
榮乘運會辰天地協氣川嶽降神公死也哀有生
同悼五行降戾三光失耀令名壽考自昔所無天
不靳公乃以全予德貴有遺終有能令公能勝天

交谿集卷十六

六

人亦何競前輩凋瘵識者所悲矧予生平受知少
師神魂隔越限此疆土情莫可宣喪不能赴謹馳
薄奠聊寫予私瞻戀何極髣髴素旗尚饗

祭李憲長文

嗚呼惟公文行夙成有聲吳淞醇厚博大長者之
風載掇巍科載躋臚仕數歷中外于茲二紀敬慎
有經約素無華允修儒業以紹厥家南曹典獄法
罔輕徇東廣司刑益播休問載渙之師維師孔揚
載叅之藩維藩有襄督學來滇亦旣三禩滇人化
公有教無類不剛不柔文華聿興孰才而棄孰節

而凌臺臣薦公正位廉訪惟公夙夜百度宣朗公
德既裕持以靜專公學既勤佐以撝謙德能潤身
學可成物培根達枝何往不克生有令聞沒也令
終體受全歸何歉于公所嗟公者死沒萬里遺爾
室家勤爾令子僚友彫落在昔所悲不圖此舉今
爲公施銘旌在途騎吹在野路人失聲送者泣下
與公永訣分岐在茲設奠酹文惟公鑒之

祭亡弟七郎文

嗚呼昔我皇祖生父與叔翩翩棠棣友愛雍睦父
有二子曰登暨辰叔子有五及爾七人子方弱冠

凌谿集卷第十

九

見爾初育爾既成童予以竊祿休沐暫歸侍予左
右課以句讀稍稍領受大兄治家三弟服賈辰也
有文儒亦幹蠱和近在泮津繩祖武爾托父兄終
鮮憂苦歲在甲戌予還自秦爾偕辰弟病卧在茵
名醫來視醫迺明告辰可勿藥爾疾難療予視爾
顏未有鬼狀勉爾鍼砭或可無恙別未踰年聞爾
訃音道遠莫赴實摧我心爾伯書來云爾病痢要
之弱極痢豈爲厲壽天有命爾且未婚如竹始苞
而尚附根宗祊之託後孰與敦撫彼九原爾目曷
昔吾家世善必有餘慶惜爾早天不逢其盛爾天

勿歎爾仲盈堂豈俾爾名終泯不揚萬里馳奠聊
寫予哀逝日彌遠傷哉孔懷尚饗

祭陣亡某指揮文

惟子忠愨起家戎旅勇非役儔身爲國許蠢茲虜
賊三年未夷簡子有良宣力于茲始來軍中受命
感激如刃發劓所向無敵載保西鄉民社以寧如
虎負隅衆莫敢撓盛夏入蜀躬被炎暑霖雨塞途
士卒飢阻倉卒德陽旗鼓相望手刃四鴛濺血濡
裳挺身先驅益奮其武後援不至授命茲土行役
之嗟孰無此懷子則慨慷棄捐中折大敵之交孰

凌谿集卷第十六

辛

弗觀望子則超驥無前所向先民有言哲人維城
使世皆子胡鴛弗平子忠可嘉子志可哀天則不
贊謂之何哉旅魂營營將返故路酌酒以文伸此
情悽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七

寶應朱應登升之

書十首

與喬白巖

寄喬白巖

寄王南原

與蘇考功

與朱黃門

寄張南園三首

東顧東橋

覆戴侍御

書

與喬白巖

去夏承僊舟過寶應湖上之別經宿而後返今追

凌谿集卷第十七

思之如博望之槎不可再見矣豈勝悵惘比惟福

譽隆重爲慰金陵多佳麗之地如牛首諸山棲霞

諸寺皆號稱殊絕公暇日曾一臨眺否標品所加

澤及林木自非巖棲者之比也近兩經華陰瞻望

三峯縹緲煙嵐如在天上不知公之足跡已嘗一

躡其顛矣誦虎谷費我招呼總不聞之句令人目

眩而心怛豈洞天福地類非分緣淺薄者所能至

邪大宗伯之居留司地位最爲清峻議者猶以爲

在季孟之間未能大展公蘊爲歉然鄙意或謂不

然蓋天佐公以江山丘壑之勝使暇其秘藏以發

舒異靈他日上台階據要津其假此以展其蘊乎
管窺如此寔非敢爲佞也應登居關中歲且一稔
進退無據有負遂翁知遇多矣人便漫附此通訊
記室伏在台察不宣

寄喬白巖

往在秦下收所報書并詩扇之貺義高一世寵溢
百朋佩服雅意其何能忘頃聞上最北歸之後今
已發跡上黨再戾留都士望所歸國體增重已竊
歎豔近復得懷子魯南示五老圖倡和諸什又知
閣中有黻麟之祥神應所徵畫夢斯協喜慰何量

凌谿集卷第十七

二

但賤子摧翼遐壤天路難緣即無由從賓從之後
少致頌禱用是惘惘耳滇中鮮可與者惟南園先
生抗志家居有往來文字之好沾被寔多奈何不
肖方懷親念歸情抱莫展廼無可爲先容者故亦
迄無所得也南園公每見必稱道先生因一附聞
別具雲貴鄉試錄一冊同往并在省覽去人還祇
俟教音庶見不遺餘惟保衛尊重以副隆眷不宣

寄王南原

屬者嘗聯牘奉問公與石亭漫以碑本一二紙同
上曾投入否時僕方被病困卧無狀不及修辭蓋

恐公欲知僕日來消息耳視學以來黽勉供事然請托之書一切報罷久之人頗見信僕亦自信而不疑但此中文游絕無同志立談之頃寡與少親鄙性不能諧俗恒蹈譏議所謂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已與一世同其波者則固非僕之所能也嗟乎南原人生相知貴相知心安得公等數輩日與周旋邪四方寇盜未息可爲扼腕老親家居徘徊顧望轉徙無聊近欲移家金陵又以力不克而止羈人惡况何如何如聞門下從游之士日盛頗恨青溪之上無僕之跡也悵望悵望偶便輒附往訊碑林石本并溫泉詞奉償夙約恐佳者亦止是耳其它皆宋元人書或未急也道遠言略不盡所懷人還顛望報音幸幸

與蘇考功

去歲辱手教仰勤記念王生行屬有它冗未能得以報書聞也然亦以執事居天下賢否之司而應登以中材之人當引嫌自避耳能照亮否緬惟不肖往承提獎從事於斯雖日夕竭思期答知遇奈何信道不篤策譽未能加以孤立寡援拙性難強卒致讒言蠡起竟蹈汗穢命也如此大何復言聞

執事於僕宣力甚多卒能杜睚眦之門塞狐疑之口皆賴有執事爲之先也夫見豕載鬼於易爲睽萋斐成錦詩人所歎毀譽亂真久矣僕於執事非有葭莩之親鄉曲之譽也徒以薄技微長誤蒙收錄即見許可語曰士詘於不知已而申於知已自今觀之豈虛語哉然懷忠獲謗信不自明古則有之何恨於僕僕辱公見知斯亦幸矣彼不知而謗者抑復何恨僕林壑之念久矣早晚望與遂翁言速賜調所庶不才到彼即可移疾求歸也幸執事始終此惠家君封勅倘有希付楊實夫勲部或高穎之給舍寄回至愛至愛餘不盡所欲言

與朱黃門

凌雲集卷第七

四

往歲初入關承馮汝楊都憲謂應登曰子之此來朱司諫寔薦之斯言入心倉如有飢然三年之內竟不能寓一書於門下者蓋以執事高祁奚之義鄙人堅叔向之節諒雅度汪濊必不之譴也從事以來日夜竭思嘗恐不堪負荷貽累執事知人之明奈何愚陋之性不能諧俗風教之責終非其任卒致讒言蠶生蹈此汙穢身遠與寡莫爲之先竟負所舉彌增愧耳頃得舍親高穎之書云執事爲

僕辨論甚力若大有不愜於譖者諺曰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僕何爲而得此哉夫所謂傾蓋者蓋謂
卒然之與可以論心非必久交素親也今僕於門
下未始奉卒然之與接慤勤之歡尤非傾蓋者比
公乃爲宣力如是豈有所附麗而然邪抑誤聽而
實信之也僕昔聞之情愛中奪孝子履霜訛言屢
至賢母投杼不才遭此雖雅相知者猶隨風而靡
况未傾蓋者乎此僕之所感而滋惑也且事之本
末未易明言荷公誤聽更復何喙吾今且暢然矣
人便敢此道情語曰無言不醉無德不報此意幸

公亮之

凌谿集卷第七

五

寄張南園

往者吳兩川行苦卒卒不能報書繼欲追報而又
不果恐門下不知卒卒之狀能不以爲簡邪悚愧
初夏病脾腹臚然而食果然也入秋復病瘧如身
出膏火而施以炮烙其苦痛不可言蓋脾君受傷
之甚加以金氣相薄土氣寢衰以故寸膚尺骸皆
受病之處將不知有生人之樂矣承寵示循良叙
說及手翰及感興諸詩什良荷無斁之眷叙循良
者才數語耳而紆徐委曲近喻而遠期信門下之

妙於文也然公固三代之士也如僕者雖兩漢人物尚不敢望其脚板况漢之上耶此實不敢以厚誣知已耳感興諸篇不全用漢魏語而迥在盛唐之上其格韻尤高意時或有所指惜不能面奉耳病卧捧詠數過已覺神爽飛越昔人謂杜詩能愈瘡豈公詩之謂邪南園記當終完上爲南園文故不敢速耳愈符久負誤愛仄仄俟少間續上不敢忘也力疾奉狀惟台照不宣

其二

不嗣音徽累月矣懷依何可言賤子前病瘡稍間

凌谿集卷第十七

六

退入廉秩試事比徹廉後又領司事塵鞅襍遯殊無好懷而執事之側又不能率然以狀聞也故累月皆不得報跡已疏矣昔人謂思邈室遠者其今之謂乎遠惟執事抱玄守嘿遵養時晦庭有賢子皆篤意雅道纂修洪緒父息之間有鳴必和此天下之至樂也雖遁處燕雀之間退藏神龍之淵宜無不自得也况永昌山水亦足以暢慰高懷發舒異靈較之昔人如宋蘇長公之謫儋耳劉元城之居海南且萬萬不侔矣士固各有志寧論成敗邪尚望追惟夙尚遏抑世紛使後世知有楊子雲者

斯故舊之幸願也時事多忤人意僕厭苦久矣旦夕將從此引去恐後晤難圖故敢出其愚以告幸留念焉承索及南園記賤子於門下豈能一日忘此所以不即出者以前所論述未能盡表南園生平即得其較亦非至言也姑俟續徃耳偶遣末价詣吳兩川處附此布問伏惟采內不宣

其三

盛評至得收所示長牋并妙繪爲情厚甚與雞墪蕉實之寄皆殊眈也感服惠愛如何可言所稱六喜者仰荷高明之懷而策頑起懦之方皆潛寓其

菱谿集卷第十七

七

中知己之愛於茲滋切矣其謂爲門下忘年交喜爲石岡可與游喜斯信有之敢不拜賜之辱至于爲世道慮爲功業弘多爲文章麗益爲鄙劣能知公之文若詩可與誦說之若等喜則非僕之所敢承籍也雖然僕誠無似迺不爲南園公所棄尚龜勉以自班于君子之林所謂爲世道慮者不能諉之絕無也迺今濶隔年餘即又得快觀門下諸所牋教以崇獎風流導揚鬱滯使生平懷賢之願盡欣豔之雖日一置自中不衰僕之所得於公者不既多乎頃又得見所撰述如贈夢漁子說辭嚴而

指遠六道記事博而文覈循是以往雖三代可也
昔人嘗謂司馬氏有良史之才苟以熟觀於南園
公則當聯軌於長轂軼武於周行矣然則僕之所
喜奚啻六倍于公邪又何敢不拜賜之辱石岡使
者至再接報書伏審道體多福爲慰不才涖此已
踰瓜期自分無績上考功力求廢退以謝瘳曠之
咎而執事者又以地方見留坐此邈徊至於依風
首丘之思則無夕不在夢想也六道記當爲公書
上石冀挂名其間因託以永久耳漁樵盡格已臻
古人妙品不但骨力俱到而神采溢發所謂良工
獨苦者也自餘吳偉戴進之流直奴僕命之可也
僭評如是不識執事云何茲便復此仰答雅意冬
氣向寒惟自愛不具

東顧東橋

彪回嘗上狀計徹左右然嗣此亦索然無耗徒有
馳念新正元日應登勉爲先君襄事釐了封窆之
役所恨逝日彌遠益重惻惻耳邇日伏想履道多
福爲慰聞有 詔亟趣上道東山之卧恐見中奪
奈何然有老伯父暨母君在且宜謝免正令伯所
謂報劉日短也東橋當有善處應登特出其愚耳

附致先君行述一帙備覽初擬謁公銘先君之藏
迺崔後渠見過遂以相託昨家僮入汴又屬空同
爲之碑然海內交游最厚者宜莫如東橋東橋又
知先君特深即尚能爲先君立傳者舍東橋又奚
所取徵哉故敢以請然在公亦有不獲自己者倘
辱尊慈憫念特爲撰次則先公死且不朽矣

覆戴侍御

昨沐旌麾枉問蓬室飽飫誨論令人意消退而歎
羨者彌日使至又領手教并詩什之貺尤荷下念
公所爲詩篇清新雄渾意勝于辭使讀者於言外

得之真瀟瀟乎正宗之調也書字絕似子敬放筆
收勢奇逸頓生而點點結構咸臻雅致求之異代
亦豈多見耶即公之才藝如此欽公之德度如彼
宜鄙人之所以傾心不能一日去懷也真切真切
郡誌之纂何敢一意退托坐方委命但應登日下
雖及大祥而縈絳猶夫昔也終不可出戶庭拜官
長况一具區子力能辦此如應登凡下何能爲具
區裨益邪若夫辭尚體要則鄙人昨已備言之矣
諒具區子同之其在敝邑者尚望督發有司使應
登得效尺寸之力以備采擇因以受教於具區子

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七

凌谿集卷第十七

十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八

附錄文七首

國寶新編傳

凌谿先生墓志銘

凌谿朱先生墓碑

章園餞會詩引

與朱君升之叙別

送朱延平序

送朱先生序

附錄詩十九首

四美詩四首

哀辭六首

酬提學陝西朱君以巡歷諸什見寄

憶升之

贈升之

凌谿集卷第十八

去年予謫湘源朱升之副使以二詩寄慰茲

聞升之調按滇南凄然奉答

岳州臨江驛見亡友凌谿子題壁滄然興懷

倚韻追悼

文

國寶新編傳

顧璘

朱應登字升之實應人仕至雲南叅政孝友性成

篤厚人理愷悌無甚刊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兼

容謏劣綽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

才與斯忠信基之矣特詞華彪發泉涌錦燦或賞

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萋斐攸與此
雅芽摩然高舉闊視眇然不爲意也及其拂袖歸
田益窮詞奧以彼易此又豈媚嫉所能知乎今觀
其文賦叙綴瞻麗森張武庫殆且伯仲潘陸奴僕
元白有餘地矣羽儀斯世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叅政不遺其親異類廣舍矧我同人天
授藻心讒夫側目白璧永輝蠅罪何贖

凌谿先生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
谿先生卒於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

凌谿集卷第六

二

官莊原先是計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旣爲位哭將
絮酒束芻使使往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
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
厥子藩政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歛歛下曰凌谿
以又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
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謀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
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
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犖奇童時即
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
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中臆

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鬱程猷經
用噴英搗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
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
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歛爲俊國一時篤古之士
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
北人樸耻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
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
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
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
列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

凌谿集卷第六

三

凌谿劄劄斷錯乃顧亨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
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爲之愈益亨
乃於是陞陝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
群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
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
師承迷昧顯則我明旣興隆本雖切然要奧未
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覩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
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
哆憎口恨不卽穿之幸例調荒裔往禦魑魅尋陞
叅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期于

年盡償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
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胎禍才美殃毀順往逆來孰
非爾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約而不悔者徒以
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之內徐何載淪凌
谿胥歿天實忌之矣人何尤哉噫嗟嗟悲乎悲乎
凌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己未得年五十醫旨曰
先富後貧病從内生言淺狹之易折也凌谿廓落
易直憎口日哆而聽之如蒼蠅過耳斯其量可與
億億心仙者道哉退研精肫推訂律歷運數讐史
質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橫睨宇宙視軒_四馬直芻

凌谿集卷第十八

四

狗耳大命中奪齋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卒
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内生之否邪
噫嗟嗟悲乎悲乎凌谿它所竒節隱行與凡歷履
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
大槩關運數者如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
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封安人江陵父
瓘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嘗與脩英廟實錄處
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凌谿面咨其家世趙
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爲學官宋季北徙徐名寶
臣者元初爲將軍元季徙寶應我朝名鼎者通

荆耀州後謫戍爲京衛兵然莫詳其系次凌谿要
于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
世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時桑
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凌谿子墳

凌谿朱先生墓碑

顧璘

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州寶應人世譜綿
邈見李子夢陽墓志語中父訥成化間聞人嘗爲
鄞縣令甚宜其民獨不媚當邑權貴人抑調長陽
監司察其異才復薦知江陵憂還遂不仕先生生
而犖竒童而穎解年十五六誦經史百家之言下

凌谿集卷第八

五

筆爲文章馳騁橫放鋒不可嬰江陵公教以古今
文體之變乃就矩矱年二十三舉進士英聲譁然
玉光錦爛京師人感目之時當路好以意上下人
不愛竒士除南京戶部主事籌計精績爲諸曹指
南益矢餘力底竟藝極作申臆賦以見志拜延平
知府惠政隨手出無何京口楊公一清掌銓收拔
名望遂擢陝西按察副使督學政教法清整士知
嚮徃然本性高朗不善瓦合時時失人意嘗在宴
次賦詩有客在側竟日不得交一言故一時飛語

自顯貴騰起影附聲和各快讒嫉竟例調滇焚獨

修撰康海爲文喑之舒其幽憤尋陞布政司叅政
又遭僚友見妬布置矛盾穿繹不輟先生長嘯乞
骸遂得請罷年五十卒于家嗚呼屈子沉湘賈生
外傳並以高文卓行取讐于子椒不偶于絳灌古
先所歎今又何怪乎 皇朝文尚淳厚自成化

弘治間質文始備翰苑專門不可一二數其在臺
省初有無錫邵公寶海陵儲公壻等開啓門戶自
是關西李夢陽河南何景明姑蘇徐禎卿維揚則
先生嶽立宇內發憤覃精力紹正宗其文刊脫近
習卓然以秦漢爲法其詩上準風雅下采沈宋磅

礪蘊藉鬱興一代之體功亦偉乎然皆位不至公
輔天年早終蓋天旣昇修名遂奪諸福揆諸損益
之數無足過慟徒平生故人仰天長號耳先生孝
弟通於神明禮讓洽于鄉黨抱義明金石親賢若
饑渴委志學海弗達弗措其致仕居家考律歷正
運數精思玄詣務見底奧詮校前史是非舉百代
於指掌之上世短事悠命也奈何旣沒之五年其
弟應辰子曰藩懼先緒寢遠流風或替圖紀盛美
表諸墓門謂璘同心宜任斯役用是嚙哀秉翰叙
而銘之銘曰大儀旣位二曜流光蒸爲雨澤百物

用昌哲人命世體用咸具言也日昭行乃雨澍異
哉司契乃基其華碩果弗薦蔽于邦家於維先生
苞鉅洞玄浩浩嶷嶷用之則宣邦計雖夥克明克
正臨民斯和作士斯競顯顯令猷抑者謂何君子
有行厥績寔多鬱而弗達乃篤于文爰究道本以
博前聞會中建則與古作配薄海滂流如水斯沛
維皇有運寔敦固之匪澤物采苟張羽儀稽古董
韓令名罔誣孰曰夫子非今之模

章園餞會詩引

李夢陽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子

凌發集卷第六

七

也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几上三下一升
之居中予以齒居左皆專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
坐元瑞居庭實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時升之
報政將歸贈留之言皆不可少子誦杜甫千章夏
木清之句爲五闋令侍子拈送焉予即得千字右
旋而成句人人大賞異蓋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旣
得闡義難輒避乃以次書之云曩予會升之河西
關有傾蓋之雅是時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
其誰學知其爲唐也今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
知其爲六朝也說者謂文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

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徃徃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梁武帝請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歷代寶之永以爲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之文是習是尙其在南都爲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尙之固宜庭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惋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沂流而上下能不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頡之間其不能越是以徃明矣予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目規者爲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爲何如也

與朱君升之叙別

徐禎卿

徃予遊南都側承朱民部升之之風而不獲識今年夏四月君奏謁京師訪予於旅舍相見歡洽如平生每公退必宴見見必劇談徃徃評勘文字他或古今政理人品於物亦時時徃覆相論余益信君之博洽好古而襟度廓落尤可嘉踰月告公畢將返行有日矣更與之酌而言曰士之貴於世者有三其上志節次政業最下者文技夫工詞華而

闕吏事者浮儒也習時務而少士行者靡吏也儒
浮而吏靡皆棄於時者也吾與子其胥勉焉昔夫
子論南方之強不及於強天地風氣各有所限固
庸衆之強也而君子不是論焉吾與子產於東南
卑濕之鄉風柔以靡俗偷以淪士皆喜操觚執筆
弄絺繪之詞以銜於世而不顧其實居位者咸好
騁其聰明材辨之資以自飾因循於資格之間求
以保譽嚙其氣節而不自庸吾與子浮沉濡習於
其間又何以免其失哉夫風寒聲色酒味之毒皆
能痿人人之所以受痿者狎而不知也苟知其毒

足以痿人而更狎之不誠愚矣乎吾與子既知習
俗之非而復蹈之亦何以異於是噫嘻吾今知之
矣文詞不患其不華而患於氣格之不振吏事不
患其不工而患於勤確之未至志行不患其不遜
而患於見義之不爲三者皆吾所患於已也吾子
亦不可不勉焉且卿雲河漢光華雖爛無補於天
地之成功詞章陸離非國之寶也夫文者賢聖不
得已而後作非若今之鬪麗而誇富也孔子不得
志乃述六經屈原忠憤始作離騷馬遷罹刑乃輯
史記文豈古人之所好爲哉嗚呼今之文亦異於

古矣雖不作可也子酷好文吾又終之以是說

送朱延平序

崔銑

銑河南鄙人也壯而仕始適金陵遨遊於淮揚覽江山之勝概想歷國之遺風喟然曰壯哉遊乎伐木有懷將稱我求乎旣聞郎署間有賢名者曰王氏欽佩曰顧氏華玉曰未氏升之三君皆產于茲地也欽佩吾友其賢也吾知之寬而勅爽而重蓋雅者與華玉吾僚其賢也吾知之明而執密而不窳蓋達者與升之吾與傾蓋其賢也吾又知之温而文廉而弟蓋秀者與恬弗耀之謂雅行弗流之

凌發集卷第六

十

謂達穎弗羣之謂秀成所謂豪傑之士也夫豪傑非世所常有也故曠代有弗遇旣遇之而弗求非厚身之術也銑方幸其遇思附驥於三君升之遽超遷中大夫軒車脂矣南指延平如求珊瑚於海操鐵網冒風濤甫得而失其有愠乎無也延民勞止將欲休之孰愈升之温行之幹也文事之緯也廉化之則也弟民之壑也温廉以禋已文弟以神用四者備則民休是故温吾私耳諺曰連床異業亡弗離矣越寓神交亡弗合矣夫杲神交而別也而曷非合也而何温也

送朱先生序

康海

夫折堅斷勁剗犀劘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滄濯溶鑄煅鍊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譽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屑見齊以鄉鄙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楸柟松栢也犀象伏於澶洞之淵非其體固亞於猿猱麋鹿也高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穀顯名於

凌發集卷第六

十一

秦穆子臧彊迹於威宣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詞不能奸也至若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員盛尸於鴟華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瞞者見污純者見疵使

聖天子公卿之明

少虧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羣口也今倚泥成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譽而

愛者見拔拂者被誣而異者遭譴彼徒以太阿佩
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其事實也士大夫者
公論之所繫也今異說悉出於縉紳而公論不稽
於古訓是仲尼邪僞於衛而夷齊瞽昧於周之日
也卽有才美上安所聞卽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
士甘心而就辱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
於下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旣無所容而數固不可
易也夫廉清修潔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
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駟於齊轂
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友之矣聞凌谿子改
治滇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焉此學者所共覩而
當塗者所宜慎哉甲戌夏五月序

詩

四美詩四首

祝允明

陳先輩魯南

先輩萬里姿澤豹抱文質蘭蓀麗春糝禾稷落秋
實曼倩未金門諧調玩冥極

顧司勳華玉

司勳挺高氣英邁橫古今其中列武庫旅楛光芒

森鷹揚遺金韜千載肆幽尋

朱升之太守

延平玉爲器不韜亦不銜大韶張宮懸九變盡美
善入室蘭襲襟立朝麟在甸

王功曹欽佩

功曹心淵淵自抱千金寶堅白不緇磷子然風塵
表求路政方達游夏文仍與

哀辭六首

陳沂

空同李按察獻吉

空同少負氣下視無與頗吐論排衆紛所向
莫當今世鮮述作重憶人悲傷厥子吾所錄健思亦

凌谿集卷第十八

三

昂藏

凌谿朱叅政升之

凌谿激清湍音響重遐聞擿毫揚美詞肆意逐高
雲憶昔重親交遠別傷故羣旣見猶未旬日薄已

向曛

大復何按察仲默

大復蚤立身弱冠已蒼顏置身向篇什畢命山水
間璀璨呈璠璣欲逸無能刪安知昔往餞世路悲
多艱

迪功徐博士昌穀

通功未弱冠明河盪骨臆南都同被薦鯤翼先奮
北博士三年淹廷尉不受職蘭蕙嗟已萎餘芳未
會息

少谷鄭禮部繼之

少谷美自匿吐氣常不勝鬱思不易發抱萼丹艷
凝無意向珪組蕭散結儔朋明星忽晨隕悲歎撫
吾膺

太白孫山人太初

山人太白來託身向吳越初爲赤松遊晚被烟火
奪沉思發玄秘華冕等寬褐一水從遡洄百歲永

凌谿集卷第十八

古

間澗

酬提學陝西朱君以巡歷諸什見寄

李夢陽

煌煌百二宅懷里念前都孰無雍門哀恨役久長
途登賦時有望所苦言辭倉自蒙新什惠披玩忘
晨晡疏越發潛響爛若湍錦舒慙亦作者末欲畫
安我愚瀏瀏回中吟宛遊秦隴隅清渭詠悠悠南
山筆魏如誰云篇自寡已包千里餘讀既搖我心
儻附西飛鳧

憶升之

徐禎卿

昔卧廬山峽聞君入蠡湖雲帆搖石鏡波影靜天
吳去作南昌客飄然下玉鳧仙人留舊館都督盛
新模落筆揮鸚鵡榮觀四座娛神飈清管發逸興
白雲俱我醉聆猿狖南行愁鷓鴣祇今遙憶處明
月隴山孤

贈升之

楊一清

相見無多日相違更惘然夢醒江閣雨目極楚雲
天白雪傳新調緇衣記昔年遙知他夜月西望幾
虧圓

其二

夢給集卷第十八

五

南都稱國士西省重師樞口語非吾惜心盟與歲
俱官曹憐苦節仕路涉艱虞天定人須勝前賢論
豈迂

去年予謫湘源朱升之副使以二詩寄慰茲

聞升之調按滇南凄然奉答

顧璘

題詩慰我瀟湘謫灑淚看君舊外行悵望故山俱
萬里苦吟秋月向孤城風摧羽翼青雲隔塵滿頭
顛白髮生世事近來無所愛溪門春起欲歸耕

其二

曾搖彩筆歌天馬更惜單車訪碧鷄棧道西盤秦

塞險滇池東壓楚宮低行臺日月無來信世路風
波少定棲莫向空山求薏苡馬援祠廟使人懷

岳州臨江驛見亡友凌谿子題壁愴然興懷
倚韻追悼 前人

滇海形容老瘴烟文章驚代已徒然讒多城市俄
生虎運去英雄莫問天舊學傳家今有後新詩題
壁迥無前顏回子夏元方駕何處修文作地仙

其二

鸚鵡才高失帝庭人間窮達轉冥冥久將塵土拋
金紫自博聲華付汗青避地盟寒空卜築招魂歌
就或來聽笛聲莫愴山陽舍琴操期聞中散靈

凌谿集卷第十八

六

其三

詞筆飄颻壓兩都當年聲價許誰俱爭傳庾信雄
江左竟誤虞翻落海隅友道金蘭三世合詩篇陶
冶萬人模扁舟舊約江門路千古傷心甓社湖



